

立法會

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 專責委員會

第十次公開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04年1月31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時正

地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羅致光議員, JP (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 SBS, JP (副主席)
朱幼麟議員, JP
何秀蘭議員
李柱銘議員, SC, JP
陳國強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麥國風議員
勞永樂議員, JP

缺席委員

丁午壽議員, JP
陳婉嫻議員, JP

證人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
鍾尚志教授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handling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utbreak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ospital Authority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Tenth Public Hearing
held on Saturday, 31 January 2004 at 9:00 am
in the Cha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Members present

Dr Hon LAW Chi-kwong, JP (Chairman)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Deputy Chairman)
Dr Hon David CHU Yu-lin, JP
Hon Cyd HO Sau-lan
Hon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Hon CHAN Kwok-keung, JP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Hon Michael MAK Kwok-fung
Dr Hon LO Wing-lok, JP

Members absent

Hon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Hon CHAN Yuen-han, JP

Witness

Professor Sydney CHUNG Sheung-chee
Dean,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席：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的第十次公開研訊。

我想提醒各位委員，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即連主席在內共4位。

我每次都藉此機會提醒旁聽今天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中提供的證據，是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的。因此，如有需要，各位列席人士和傳媒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另外，委員會亦決定證人須在宣誓後才接受訊問，所以我將在研訊開始時，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1條監誓。

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委員會會向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教授索取證供。今天研訊的取證範圍主要包括：病毒在社區擴散的評估及與衛生署的溝通的問題，以及有關關閉威院及行使檢疫權力的問題。

我們現在請鍾教授。

(鍾尚志教授進入會議廳)

鍾尚志教授，多謝你出席今天的研訊。專責委員會傳召你今天來到委員會作證及提交你的證人陳述書，以及你曾提交委員會的一些意見書。委員會亦決定證人須宣誓作供，所以我現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為你監誓。

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教授：

本人鍾尚志，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你，鍾教授，你可以坐下。你曾經向專責委員會提供了證人陳述書，你現在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有關證人陳述書作為你的證據？

鍾尚志教授：

可以。

主席：

多謝你。鍾教授，為了方便列席人士和傳媒跟進整個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派發閣下的陳述書給今天在場的公眾人士和記者。為了盡量尊重個人私隱和其他法律理由，部分的內容已被遮蓋。我想問一下鍾教授，你對於你的陳述書，即時有沒有甚麼地方想澄清或補充？

鍾尚志教授：

沒有。

主席：

謝謝。應專責委員會的要求，你亦向專責委員會提供了閣下的專業資格及經驗的資料，你現在可否確實這些資料是正確呢？

鍾尚志教授：

可以。

主席：

謝謝。在去年11月25日，鍾教授你曾向委員會提供閣下的意見書，你現在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意見書作為我們的證據？

鍾尚志教授：

可以。

主席：

好，多謝你。不過，即時之間，你會不會就有關意見書有想要補充的地方？

鍾尚志教授：

暫時沒有。

主席：

鍾教授，在開始的時候，我想你幫助委員會瞭解一下，因為大部分委員都可能不熟悉……即譬如威爾斯親王醫院作為一間醫院和中文大學醫學院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你作為醫學院院長的角色。我希望鍾教授明白，我們委員會的責任是看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內對有關SARS事件的處理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們的焦點是在那個方面。為了方便我們今天的過程，我們希望可以由鍾教授你向委員會解釋一下你的角色。你作為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在威院的管理方面，你的角色是甚麼？譬如你有些同事是大學的同事，又是一些部門的主管，那個關係是怎樣的？可否幫我們瞭解一下？鍾教授。

鍾尚志教授：

主席，你說得對。在醫院的管理方面，雖然威爾斯醫院是中文大學的教學醫院，但在醫院日常的管理方面，是歸醫管局管的，即是由馮康醫生領導。你亦說得對，中大有很多教授亦兼任臨床部門的主管，那個關係就是這樣。

主席：

那麼，可否告訴委員會，你作為院長，跟這些同事——他們又是醫院內一些部門的主管——中間有甚麼工作關係？那工作關係是管理的關係，抑或純粹是學術的關係，抑或是甚麼樣的關係？

鍾尚志教授：

如果是中文大學的教授，即中大的那些同事，其實他的職責分為3部分：臨床、科研及教學。科研及教學那些，是歸於醫學院的範疇；臨床方面則是醫院方面的範疇。但是其實很多時候，科研、教學及臨床都不能百分之一百完全很明顯地分開，其實都有一些overlap的。

主席：

或者具體地，即有關SARS的過程中，譬如沈祖堯教授作為內科主任，譬如好像有關8A病房這些問題，你參與的角色是怎樣的？即他需不需要向你交代，又或者你也是……可能是一般同僚之間那樣去知道，可否描述一下？在這些事情上，你的角色是怎樣的？

鍾尚志教授：

譬如說8A病房的管理方面，沈祖堯醫生應該是向馮康醫生負責的。我的角色都是作為醫院內一個比較senior的醫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主席：

可不可以.....剛才你的解釋，我相信都應該清楚了。不過，我想具體地問，譬如說.....不過，我相信你也有留意我們整個專責委員會研訊過程的部分研訊，特別是可能涉及威院或者你的同僚等。實際上，譬如關於8A病房，你可能會留意到我們其中一個頗想瞭解的焦點，就是那個過程、決策是怎樣的。你覺得.....除了你知悉有關這些我們已經得知的一些公開的資料之外，你有沒有一些東西想向我們補充，你覺得關閉、開放的這些過程之中，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即時補充，讓委員會知道的呢？

鍾尚志教授：

我不知道你特別想說哪一點。

主席：

不要緊，我最主要是想透過這裏去瞭解多一些.....譬如你知道多少關於8A的開和關，以及有些可能是你知道而我們又未知道的地方。如果沒有，不要緊，稍後我的同事再問問題時，我相信也可能相關的。如果你沒有即時的補充，我不如把時間交給其他同事問問題，好嗎？

鍾尚志教授：

好。

主席：

謝謝你。勞永樂議員。

勞永樂議員：

多謝主席。在問鍾尚志教授之前，我要申報，我認識鍾教授，亦有社交上和工作上的來往。在社交上，鍾教授很喜歡跑步，我和他跑步，但我跑不過他；在工作上，在SARS期間，我都有好幾

次去過威院，亦拜訪過鍾教授，跟鍾教授一起出席那些員工的諮詢大會。此外，香港醫學會和中文大學在SARS期間有學術上的合作，包括一些SARS的學術研討會，由鍾教授主持，我做講者等等。

教授，歡迎你來立法會。可不可以跟委員會介紹一下你在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工作？你是院長，亦是外科的教授。

鍾尚志教授：

是。

勞永樂議員：

院長的職位是一個兼職的職位，還是一個正職的職位？是怎樣的？

鍾尚志教授：

是兼職的，是同事推選的。

勞永樂議員：

即沒有額外薪酬的？

鍾尚志教授：

嗯，好像有少許.....我也不大記得是否有少許honorarium，我真的不記得。

勞永樂議員：

你用在做院長的時間，以及用在做外科教授的時間，那比例大概是怎樣的？

鍾尚志教授：

要視乎那時候忙不忙。其實，院長的行政工作都佔相當多的時間。

勞永樂議員：

是。可不可以說，當了院長之後，做手術及看症的時間都比較少？

鍾尚志教授：

我喜歡臨床的工作多一點。

勞永樂議員：

總工作時間就較長了？

鍾尚志教授：

是，但我都盡量爭取時間多做一些臨床的工作。

勞永樂議員：

好的，多謝你。你記不記得，你在3月19日那天寫了一封信及以電傳的方式送交了衛生署署長？當時的衛生署署長是陳馮富珍醫生。

鍾尚志教授：

印象很深刻。

勞永樂議員：

是。你可否告訴委員會，你為甚麼會給署長寫這封信？

鍾尚志教授：

因為到了3月19日的時候，我們看見有相當多病人是沒有來過威爾斯醫院，但也受到感染。我們當時很擔心這個病已對社區構成一個很大的危害。我們亦明白到，如果需要隔離病人，那個權是在陳太手裏。我寫這封信及打電話給她的意思，是想告訴她有這樣的情況，叫她考慮是不是應該隔離那些病人及接觸過這些病人的人，以控制疫情。其實，在那封信中，我提到3個病例，其實是不止這3個的，不過那時候時間已很迫切，於是我要求雷兆輝醫生和李志光醫生提供一些真是有些病人或者他的家屬已經……沒有來過醫院，但已經在社區感染到這個病的，作為一個例子，給陳太看。

勞永樂議員：

嗯。在那封信中，很清晰的，你寫了一句：“I urge you to urgently consider all possible measures including quarantine of patients and contacts to contain this outbreak before it is too late.”

鍾尚志教授：

是。

勞永樂議員：

為甚麼你要這樣說？

鍾尚志教授：

因為在.....由12日，我開始知道有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日，我們看到那個情況實在是非常之嚴峻。我們覺得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傳染性很高，而且後果亦非常嚴重的病。為甚麼說它傳染性很高呢？就是因為看到這個病在病房裏面可以.....譬如一組醫學生進去檢查一個病人，可以全組都受到感染。我為甚麼會特別發覺到這點呢？就是因為再翻看醫學生的名單——3年級的醫學生名單時，發覺他們.....即是他們的班代表在疫症初期，我相信是在14日、15日左右，提供了他班內的人有哪幾個人受到感染。一直往下看，為甚麼全部不是姓朱便是姓鍾的呢？於是那時便想到，可能是同一組的學生。如果有一組人進去檢查過一個病人，可以全部都受到感染的話，這個病的傳染性實在是很高了。另外看到的，就是，有接觸過.....我們後來才知道的那個index case病人的醫生，所有曾在這個病人的排版上寫過姓名的醫生，都陸續隨着那潛伏期而入院，這代表傳染性非常高。此外，由14日、15日、16日開始看見，越來越多同事因為不能呼吸而要進入深切治療部，要用氣管插管。我實在覺得這個病不單止傳染性高，而且那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我覺得是.....希望陳太正視這件事。

勞永樂議員：

好的。你剛才告訴我們，你亦因為這個電傳而跟陳太通過電話。

鍾尚志教授：

是。

勞永樂議員：

是否當天就通電話？

鍾尚志教授：

是的。是6時左右跟她通電話。其實是陳太記錯了，那電話是我打給她的，不是陳太打給我的。

勞永樂議員：

你打給她的。談了多久？

鍾尚志教授：

嗯，我相信10多分鐘左右。

勞永樂議員：

10多分鐘。

鍾尚志教授：

Exactly多長，我不記得。

勞永樂議員：

是。陳太的回應，你記不記得？

鍾尚志教授：

嗯，陳太告訴我，她對流行病學是很有經驗的，她亦掌握到一些大陸的機密消息。她叫我不用擔心。

勞永樂議員：

嗯。那麼，你有沒有問她，究竟那些機密消息是甚麼？

鍾尚志教授：

她只告訴我是機密的消息。

勞永樂議員：

除了說有些機密的消息掌握到之外，你有沒有對她有甚麼特別的要求，譬如說在你的信中看到說要檢疫那些病人和接觸者、考慮所有可能的措施等。你在電話中有沒有再作出這些要求？

鍾尚志教授：

我想，即是我在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已經同時fax了那封信給她了。因為我覺得，如果她要向我求證我給她的那些病例，我一定要把那些病人的資料交給她。我相信她跟我通電話的時候，她應該已收到這封fax。

勞永樂議員：

嗯。

鍾尚志教授：

但跟她講的時候，我的印象是我根本講不進去。

勞永樂議員：

講不進去。

鍾尚志教授：

講不進去，即她不是真的……我的message是進不了去。

勞永樂議員：

進不了去。

鍾尚志教授：

Yeah。

勞永樂議員：

她有沒有.....除了講剛才那幾句話之外，還有沒有告訴你她會做些甚麼去跟進這些病人？

鍾尚志教授：

在那時採取的策略是contact tracing，即追尋那些有接觸過病人的人，追尋他們，看看他們有沒有事。但是，在之前幾天，很多收進了醫院的病人，當問到他入院之前“有沒有人找過你呀？衛生署有沒有找過你呀？”也有些病人說沒有。

勞永樂議員：

嗯。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我給她的幾個病例，都真的是contact，但亦都是切實地把那個病傳染給其他人。我就覺得單是contact tracing是不夠的。

勞永樂議員：

嗯，是。那麼，她有沒有很實實在在地、“實牙實齒”地告訴你會做些甚麼？

鍾尚志教授：

她.....我記得我特別向她提過說有些同事不肯入院，我也沒有辦法，她便說：“如果有這樣的事，你告訴我，讓我幫你看看怎樣‘泡製’他吧。”

勞永樂議員：

嗯。那，她有沒有實質告訴你會怎樣“泡製”他？

鍾尚志教授：

沒有。

勞永樂議員：

沒有說。你有沒有在電話中.....除了你那封信寫了，着她考慮檢疫那些病人和接觸者之後，你在電話中有沒有很確實地要求她行使權力來隔離病人和家屬？

鍾尚志教授：

我想我在信中已說得很清楚。

勞永樂議員：

是，在電話中沒有提過？

鍾尚志教授：

我想我沒有機會說。

勞永樂議員：

沒有機會說，即你現在對於那個電話的印象，是否正如你剛才所說般，那些訊息進不了去？

鍾尚志教授：

因為剛開始時，陳太已經說：“不用怕，沒有事的，我掌握了所有的資料，僅contact tracing已經足夠了。”

勞永樂議員：

嗯，你跟陳太是否認識？

鍾尚志教授：

認識。

勞永樂議員：

認識。跟她有很多溝通嗎？一向.....

鍾尚志教授：

也有的，都.....譬如在醫務委員會，以及在公事上，甚至一些社交的場合，也經常碰面的。

勞永樂議員：

有沒有一些比較深入的工作關係？即除了在醫務委員會上坐在一起開會之外。

鍾尚志教授：

都……如果是私交，則不可以說是太深，都是工作上的關係。

勞永樂議員：

是嗎？接下來的問題，我會問有關中文大學醫學院3月21日的會議，你手上有沒有那個會議的紀錄？

主席：

編號是U3。

鍾尚志教授：

我有的。

主席：

嗯。

勞永樂議員：

你……找到文件中的第6段，那個標題是“Actions taken by the Dean”，差不多是說你在19日與陳太的通信和電話對話；接下來在第7段，那個標題是“The Faculty’s View on Outbreak”。

鍾尚志教授：

是。

勞永樂議員：

找得着嗎？

鍾尚志教授：

找着了。

勞永樂議員：

當時醫學院對那個爆發的看法在第1段第5行中寫着，“an outbreak of SARS to the community was at the doorsteps, if not already there.”這就是當時醫學院對那爆發的看法，即是“如果不是已經在社區中爆發，也已經來到社區的門口了”，對嗎？

鍾尚志教授：

對，我也許說一說，為甚麼我們要召開這個會議呢？跟陳太對話之後，那天是19日，20日便發覺有兩名在社區執業的私家醫生入院，而這兩名私家醫生是因為診治了患有SARS的病人，即是在他們的clinic內診治了患有SARS的病人而感染的。這一點令我們非常非常擔心，因為如果在私家醫院……私家醫生的診所內也可以這樣傳播的話，那我們的危機感便會更加重。

勞永樂議員：

嗯，嗯。

鍾尚志教授：

所以當晚我們威爾斯的教授已經再討論了一次，也有跟何兆煒醫生再討論過。當時我們覺得事件已經非常嚴重，亦再作出了一些決定，說明在再有任何行動之前，不可以僅是威爾斯的那幾個人討論，而應該廣泛諮詢醫學院其他同事的意見，所以便召開了這個會議。

勞永樂議員：

好的，那麼……剛才你說有兩名私家醫生受到感染，所以便入了……

鍾尚志教授：

……威爾斯醫院……

勞永樂議員：

……威爾斯醫院，對嗎？

鍾尚志教授：

對。

勞永樂議員：

那這兩名私家醫生所診治的SARS病人……得到……自己也感染了，那些病人是來自何處的，你知道嗎？

鍾尚志教授：

那些細節我不清楚。

勞永樂議員：

細節不清楚，好的。在你的會議紀錄的第7段中，也有提到沈祖堯教授的建議，有3個行動要執行，第一個行動是要通知業界、通知醫護界有關這個病的情況，好讓他們懂得保護自己和保護病人。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你們發表任何意見的時候，盡量不要抵觸，或者使衛生署被看似為產生矛盾一樣，雖然你們當時認為衛生署所做的工作並不夠快。

第三項工作，這裏所見的是說跟楊永強聯絡，但是，沈祖堯教授引述袁國勇教授的經驗，指出這個是敏感的課題。此外，你們亦提到，即使威院要發放一個訊息給教授，也要經過48小時來證明那些訊息準確，然後才傳給楊永強醫生的。接着你再提出，不如透過何兆煒醫生再向梁智鴻醫生——醫管局的主席——反映。

直到第8段時，其中一個教授又提議，如果楊永強教授……不，楊永強醫生看不見那事件的急切性危險，可以考慮用其他甚麼途徑來通知公眾呢？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直接跟董建華先生聯繫。

我們見到的，先前聽到你剛說過的，你跟前衛生署署長陳醫生說話的訊息進不了，但是，醫學院又不要像跟他們有矛盾般；但是，跟楊永強醫生說話，又要經過48小時過濾，證實了才能傳到楊醫生那裏；找梁智鴻醫生又要透過何兆煒醫生，接着便好像……“還有甚麼辦法呢？還有甚麼辦法呢？好像很彷徨似的，不如找董先生吧”，這樣子。

醫學院和政府的溝通……中文大學醫學院和政府的溝通一向是怎樣呢？我這裏見到的，似乎是很多關卡，好像很困難似的。你是否可以向委員會講解一下，剛才我引述的第7段、第8段所給我的印象，好像是很困難似的，是否如此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原因是甚麼呢？

主席：

或者鍾教授可以直接一些，因為在這方面，剛才勞永樂議員亦提到有關跟楊永強溝通的問題。或者你可以先說一下，你……譬如跟楊永強局長的溝通情況是怎樣？一般是怎樣的？為甚麼需要48小時才能……訊息才能……經過確實才能到達他手上呢？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那個意思不是這樣的，因為其實楊局長自己在14日已經來醫院瞭解情況，其實董先生在14日亦有來。但是，整盤數字比較複雜一些——誰人傳給誰人？是否……源頭在何處？總共有多少病人？因為尤其在起初時，這也是一個較新的病，那病源還沒證實出來，也沒有一個好的case definition，到底是不是一個發燒的病人，或者肺炎的病人就是SARS呢？這也是一個討論。到底其實在初期的時候，這一個SARS是否一個新的病，還是以前已知的非典型肺炎中的其中一種，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

所以，我不是說中文大學和政府的溝通有很多的關卡，而是這個新的訊息怎樣才能有效地發放出去呢？這在我們的會議中有討論過，即是從甚麼渠道可以反映出去呢？

勞醫生剛才也說得很對的，我們也明白到，如果要真的做好一個防疫的措施，所有的工具其實都在政府和衛生署內。譬如立法、譬如隔離，這些事全都要由政府來做才行的，這些不是醫學院走出去便可以說是我們做得到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設辦法說服政府，這件事的問題很大，需要嚴重地處理。當時我們的會議在考慮哪一個方法是最好的。

勞永樂議員：

在會議上，也就是文件的第8段中，亦有教授指出，需要有多一點時間才能把工作做得比較好，也要明白多一些內裏的原因，

譬如和政府的表達方式有矛盾時，政府會否也做點事情，令醫學院公信受到影響呢？怎樣才是最好的做法呢？

但是，你最終……你自己，我們印象也頗深刻的，你站了出來，面對媒介，告訴媒介“已經在社區有爆發了”。

經過一個這麼冗長的會議之後，我相信你也嘗試過跟有關方面溝通，為甚麼你最終也要自己一個人站出來，對媒介說“社區已經有爆發了”，為甚麼有這個決定？

鍾尚志教授：

我當時要站出來說……發覺這個病已經對社區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基於因為它的傳染性很高，以及後果很嚴重，而且亦有很多病人，甚至我們自己的同事不知道這個病的嚴重性，還留在家中，更感染了他們的家人。我覺得市民應該要知道，這個病有甚麼徵狀，並呼籲他們如果有這些徵狀時，不要躲在家中，要去
看醫生。

勞永樂議員：

嗯，但是，其實這個訊息似乎應該是由楊永強醫生發出來的，要不就是衛生署署長——當時的陳馮富珍醫生——說出來的，為甚麼要由你說？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作為一個醫學院的教授，如果見到社區、社會受到這樣大的威脅，我也有責任出來說的。

勞永樂議員：

是，你的會議紀錄中亦有強調不要跟政府有矛盾，或者說不要開罪政府，你這種做法很明顯是開罪了政府，對嗎？

鍾尚志教授：

我要提出的是，其實，如果你說晚上對記者說的那一次是3月17日。

勞永樂議員：

還要再早一些的？

鍾尚志教授：

還要再早一些的。

勞永樂議員：

是那樣子。

鍾尚志教授：

其實在這會議中曾討論過是否應該再出來公布，還是整間醫學院出來作出一個聲明呢？

勞永樂議員：

嗯，結果再沒有一起出來作一個聲明？

鍾尚志教授：

我們都覺得製造太大的矛盾是於事無補的，因為檢疫、隔離和所有處理這個疫症的方法和手段，都是要靠政府才能做到的。

勞永樂議員：

嗯，好的，所以結果就是再沒有……

鍾尚志教授：

……結果就是決定着霍泰輝、Tony CHUNG和Peter CAMERON三位教授再跟梁智鴻醫生提出，希望經過他的渠道再反映這件事的嚴重性。其實那天我也有找過你的，勞議員。

勞永樂議員：

是。

鍾尚志教授：

就是希望經過香港醫學會的渠道發布……向私家醫生發布一些防疫的守則，因為當時還是疫症的初期，並沒有……對私家醫生

沒有任何的advice，沒有任何的守則可以給予他們，所以在當天我們馬上着Dr LYON，把我們在醫院中定下來的那些守則，稍為改了少許，經過香港醫學會的渠道向所有的香港執業醫生，把這個消息發放了出去，請他們在診所內作出防禦的措施。我亦已將同樣的資料張貼在香港公共醫生協會的網頁。

勞永樂議員：

好，主席，有關文件在我們的文件U3的附件13，已經夾附在這裏。

教授，我們或者談談另一個題目。你手邊有沒有你在11月25日給委員會主席羅致光的信件呢？

鍾尚志教授：

有。

勞永樂議員：

有。我一面看這信件的時候，看到當時醫學院和威院都很忙，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情，譬如說在這信件的第2頁第2段第3行中指出，“The clinical team under Professor Joseph SUNG and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under Professor Gavin JOYNT, worked out an effective protocol for patient management.....”這兩位教授負責臨床，然後在下面兩行，你寫着“Our infection control team under Professor Augustine CHENG updated and upgraded infection control protocols.....”這便是說感染控制。然後下一段的第3行，“on the 12th of March, faculty members warned, in the presence of Dr KO Wing-man, of the need to close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即高永文在場。下面一行，“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ent Dr AU Tak-kwong to assist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utbreak.....”然後再看下去，在同一段的中間，“By 14 March, I was sufficiently concerned to call in Professor WONG Tze-wai of our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Medicine and asked him to assist with th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即黃子惠教授當時有份參與。然後，再在第3頁的第3段，“I called in research nurses from our university to assist on 19 March”，幫忙調查。其實很多人，做了很多事，但是我想問你，教授，在這麼多人之中，究竟在威院抗疫初期，誰做統帥呢？

鍾尚志教授：

馮康醫生。

勞永樂議員：

馮康醫生。即是說，醫院應該做些甚麼，應該在哪一方面進行調查，應該在哪裏投放哪些人手……主要的任務是在馮康醫生？

鍾尚志教授：

是。

勞永樂議員：

OK，行了，主席，我暫時沒有問題。

主席：

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你好，鍾教授。在你的陳述書中，第4段……第3、第4段，基本上就我看後所瞭解——或者你亦可以告知委員會——基本上以你所瞭解當時在威院8A病房的問題，你當時在3月初的時候，你不是在3月10日便知道的？你是……

鍾尚志教授：

沒錯。在3月12日早上。

鄭家富議員：

你在3月12日才知道的？所以你在第4段中，你說：“I am aware that bo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ere informed of the outbreak at PWH at the very early stage.”請你說說這個“at the very early stage”是指3月10日，還是3月12日呢？

鍾尚志教授：

在3月12日開會的時候，區德光醫生已經在場，高永文醫生已經在場，我只可以說，一定是早於這個時候，已經通知了這兩個機構。但是，後來與馮康醫生再討論究竟何時通知了他們，馮康醫生便告訴我應該在3月10日已經通知了。

鄭家富議員：

即其實在3月10日，當.....譬如沈祖堯教授他們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醫管局都應該有同事已經知道這個問題存在的，是嗎？

鍾尚志教授：

應該是。

鄭家富議員：

應該是.....

鍾尚志教授：

即“醫管局”的意思，你是說醫管局總部，還是.....

鄭家富議員：

我也想澄清你這個.....

鍾尚志教授：

因為醫院內的同事都是醫管局的員工。

鄭家富議員：

不是，醫管局.....譬如說高醫生，或者醫管局的對外資訊的同事。因為你在這裏寫着Hospital Authority，你寫得比較廣泛，我便想瞭解清楚。

主席：

不過，鄭議員，我想提醒你，因為剛才鍾教授都說過，他是從馮康醫生那裏聽說的，所以剛才他提供的證據，是第……是二手證據。

鍾尚志教授：

是二手的，是。

主席：

所以我……

鍾尚志教授：

我只可以說，我在12日第一次開會的時候，他們兩個機構的人已經列席，我相信他們應該是在此之前一定已經獲得通知，他們才會到來，但與馮康醫生討論過，那應該在10日便已經informed了Department of Health。

鄭家富議員：

好，謝謝。在你第6段的陳述書中，你說基本上……以你所瞭解，雖然你沒有親身參與working group，但是在你的印象中……“During the meetings on atypical pneumonia in the hospital,”你的印象“my impression”，即“information flowed from PWH to the committee rather than in the other direction.”你可在這裏補充一點，你……

鍾尚志教授：

為何有這樣的印象？

鄭家富議員：

為何有這樣的印象？

鍾尚志教授：

其實那個SARS的病例，當時在威爾斯最多，我們掌握的資料也最多。我的印象便是，譬如說，那些防疫守則，都是先由威爾

斯制定，然後才報告醫管局，也有很多其他醫院都採納了同樣的防疫守則。有關那個病如何發病，如何傳播，潛伏期有多久，其實那些資料都是從威爾斯的調查中得到的。

鄭家富議員：

謝謝。然後你在第7段說，你正如其他.....譬如說沈祖堯教授一直在這個委員會中給我們的印象便是，當時你們在討論是否關閉急症室或者8A病房的時候，你們很想瞭解到，你們有沒有一個法律的依據，是嗎？

鍾尚志教授：

是，沒錯。

鄭家富議員：

所以你在第7段中，你提到“*We had no legal authority*”。但是，剛才譬如勞永樂醫生和你，我們一起看看那份U3，你寫給我們主席羅致光議員的信件中，其中亦有提及黃子惠教授，黃子惠教授，在那封信第2頁，或者主席也看看那封信的具體字眼。第2頁.....1、2、3、4、5、6、7，即倒數第7行，那裏說“*During a meeting with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Professor WONG confirmed that provisions for quarantining patients and contacts already existed in public health legislation.*”這個你可否解釋清楚，這是一個.....相信是在3月14日舉行的其中一個會議，即當時黃子惠教授已經被邀請與你們一同開會。

鍾尚志教授：

嗯。

鄭家富議員：

據瞭解，我一直在看上文下理，似乎黃教授很瞭解法律，即他比較認識，即.....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比較認識法律，同時，他亦明白到，事實上有這個依據的。你們一直所表達的，在陳述書所說，“We had no legal authority”，可否解釋清楚兩者……當時你們所處理……的想法又如何呢？

鍾尚志教授：

如果病人來到醫院醫病，如果他因病而要在這裏留院，這是正常的情況。如果一個病人說他不喜歡留院，即使他有病，他都可以自己簽紙出院，沒有辦法硬要留住他的。如果病人不需要入院，或者已經康復，可以出院的，而我們要留住他，不讓……不是為了病人醫病，而是為了保護在醫院外面的人的話，這個我覺得已經成為quarantine，已經成為檢疫。我們沒有這樣的……真的沒有這樣的權力硬要留住病人的。在3月14日，我特別邀請黃子惠教授來開會，是因為我知道……黃子惠教授是我們……社區醫學系的教授，他以前亦曾在衛生署工作，所以他對這方面比較熟悉。我請他來，詢問他的意見，最主要是想問一問，其實在香港的法律中，有沒有一個權力可以quarantine病人呢？因為我們記起在60年代的時候，譬如霍亂，那便是要住進集中營的。黃教授便告訴我們，其實是有這些法例的，他更可以說出是哪一章哪一節，但是那個權力在於衛生署署長。

鄭家富議員：

所以，其實鍾教授，你那信件所提及黃子惠教授……其實以他的理解，現有的法例中，可以找到一些章節或者空間，作為一個檢疫的措施；而你在這個陳述書中說：“We had no legal authority”的意思，基本上，如果衛生署都不做的話，有空間便等於沒有空間，是否這個意思呢？

鍾尚志教授：

嗯……如果還沒invoke quarantine的法律之前，我們其實真的沒有權力留住病人來……為了防疫的理由來留住病人，是……真的沒有這個權力。我們可以勸諭他們留下，但是他們不肯聽的，未必肯聽的。

鄭家富議員：

是。這是否導致你和前衛生署署長陳醫生在你剛才提及那個電話通話中，你……雖然你剛才用“勸諭”，說勸諭那些病人，但是在電話中，你有沒有……雖然在電話中你很難和陳醫生好像很認真地對話，那麼你有沒有在對話中說出黃子惠教授給你的意見，即“如果衛生署署長你不實施這一步，我們會面對極大的困難”？

鍾尚志教授：

我也有舉一個例子給她，就是……即使是我們……不要說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屬，即使是我們自己的同事，都有些是不願意入院的。其實，在那3個病例之中，也有一些醫護人員自己也不……即也感染到他的家人。

鄭家富議員：

那麼你在這個情況下，鍾教授，你可否告訴我們，你面對當時的署長這般輕描淡寫地處理你的要求，而你在陳述書中形容，你感覺到……你用英文表示“I felt angry and frustrated by her response”，即第17段。你這麼憤怒，這麼不開心，甚至……這麼不滿她的處理方法。你然後便說你想搜集更多證據去convince the authorities。這個“the authorities”，以我的理解，便應該是政府部門中，你希望能夠聽聽你們申訴也好，訴苦也好……這樣的一個做法，如果……the authorities……當時，其實在你的腦海中，其實是否包括陳太的上司，楊永強局長呢？

鍾尚志教授：

包括。

鄭家富議員：

那你然後……

主席：

鄭議員，我想提醒一下，因為你在前後兩個問題中，都用了一種轉述的形式去描述證人的一些證據，但是字眼與證人所用字眼有相當出入。我想提醒你，譬如你剛才所提及的“輕描淡寫”並不是證人所用的字眼，與陳太不能對話，亦不是他的字眼，他用

了英文，即message不能進去。我提醒你避免這些字眼的轉述，避免一些誤會，好嗎？謝謝你。

鄭家富議員：

多謝你，主席。不過，如果證人覺得我是錯的話，你可以矯正我的理解，因為這是我一面聽一面理解，當然……鍾教授，如果我剛才對於那個電話的討論有錯誤的演繹，你隨時可以在證供上去改變。

如果是這樣，你有沒有在短時間內與楊局長尋求對話？

鍾尚志教授：

其實在19日的前後，其實都有機會與楊局長討論過，因為楊局長在14日已經陪同董先生到訪威爾斯，我們亦曾與他討論那些情況。在20日，他其實也曾到來見過我們的員工。當時，在見過我們的員工後，我也有向他提及情況的嚴峻性。

鄭家富議員：

可否具體說給委員會聽，當時……譬如逐次來說，你說在14日他來過威院，當天你有沒有向楊局長提及你們的憂慮呢？

鍾尚志教授：

當天楊局長陪同董先生到來探望我們的員工，我們便將有關數據向他們匯報。在14日那天，有沒有勸諭他們quarantine？沒有。

鄭家富議員：

14日當天沒有。為甚麼？

鍾尚志教授：

因為quarantine這麼重要的事情，要真的掌握一些比較切實的數據，才能提出來。在14日那麼早，還未真的……即知道情況嚴峻……但是沒有一個……很肯定指出真的在社區中散播。

鄭家富議員：

那在20日呢？你剛才說過在20日……

鍾尚志教授：

在20日……其實已經……那情況已經十分嚴峻，而那兩名私家醫生已經入院，曾向他提出，可能單單contact tracing是不足夠的。

鄭家富議員：

你是一個很……即在他到來巡視醫院的時候，一個比較簡單的會面的對話，還是你要求他可否認真地聽聽你的憂慮？因為這個特別是在你和陳太電話通話之後數天，那你……

鍾尚志教授：

之後一天。

鄭家富議員：

之後一天。既然有不滿的情緒及不安，以及對整個社區，甚至香港疫症的爆發，既然當時的衛生署署長對你不太掌握，甚至不被你說服，照道理，你是否應該對她的上司在政策的執行……你當時的心態會否是加把勁希望能說服他？

鍾尚志教授：

或者我說說，當天局長到來，其實他在護士學校的講堂中會見威爾斯所有的員工，是一個staff forum的形式。我在forum中——因為是公眾場合，我沒有向他提及社區爆發的問題，在那時這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但在送他到停車場乘車時，又再向他提到我們很擔心社區爆發這問題，在送他往乘車途中，一直不斷跟他說。

鄭家富議員：

時間有多長？

鍾尚志教授：

我想從我們的護士學校步行至他的車的位置，再等他的車子到達，是5至10分鐘左右。

鄭家富議員：

你有否希望尋求與楊局長就這課題有更長的會面和對話？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已將訊息告訴他了。

鄭家富議員：

即在那5分鐘內，你覺得已將訊息告訴他了？

鍾尚志教授：

告知他是有……在社區的感染。

鄭家富議員：

那天是3月20日，回憶楊局長在那天前的數天，如果記憶沒有錯，大約在3月14日，提到社區未爆發的言論。你當時有否向局長表達，他這類言論其實與你們中大醫學院或醫院內同事的心情很不對稱？你有否在這些問題上表達你們的意見，甚至希望局長是否應考慮清楚他對外的言論？

鍾尚志教授：

都有為這件事，其實也曾與他通電話。

鄭家富議員：

這個電話方面，遲些再談。我想說回20日那5分鐘短短的說話。你是否覺得由3月20日，是否3月20日？

鍾尚志教授：

3月20日。

鄭家富議員：

在3月20日送他往乘車的5分鐘對話。這5分鐘的對話，你會否覺得醫院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其實與政府最高層的一位官員，很難取得很多時間，讓大家認真討論一些問題，你是否感覺到？

鍾尚志教授：

5分鐘其實是很長的時間，要說的甚麼也都可以說到了。

鄭家富議員：

但是這5分鐘不是預先安排的，只是他來到護士學校，你送他往乘車。這會否讓人覺得，如果當天不是你送他往乘車……可能你走開了或另有電話找你，便沒有這個機會了？

鍾尚志教授：

我想你所問的意思是，如果我心中覺得有說話要跟楊局長說，你覺得我會否可以告知他？我覺得我是向他說了。

鄭家富議員：

我一直的問題核心是，當你在19日與前署長談完電話，是那樣不滿，那樣不高興，你提及曾想過要找局長。你主動打電話給前署長，但你有否主動致電楊局長？

鍾尚志教授：

因為我知道他當天會來staff forum，倒不如利用這個機會與他談談。

鄭家富議員：

之前你有否通知了他或他的助理，希望他來forum之後與你談談。正如你剛才所說，5至10分鐘已可能足夠表達了，但會是一個比較正式的討論。有否這樣的要求？

鍾尚志教授：

沒有。

鄭家富議員：

為甚麼呢？

鍾尚志教授：

我不覺得是……如果我能把情況告知，是否預約並不是太重要。

鄭家富議員：

你有信心在20日有足夠的時間告訴他？

鍾尚志教授：

其實那個訊息很簡單，在社區中已經有人與人之間的感染，就是這樣。

鄭家富議員：

你是否記得，在20日楊局長聽完了你所說的5分鐘後，他的反應如何？

鍾尚志教授：

……我都覺得他不是很convinced。

鄭家富議員：

他都不是很convinced。你有否特別提及3月19日陳太與你談到她掌握了……我說的是陳太掌握了一些機密，國家機密？在這個問題上，你有否追問局長，她所謂掌握國家機密，局長是否知悉是甚麼。你有否在這個問題上詢問楊局長？

主席：

鄭議員，在字眼上，剛才鍾教授說的是“機密”，而“國家機密”是後來我們的演繹，這樣好嗎？

鄭家富議員：

是。

鍾尚志教授：

沒有。因為我不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

鄭家富議員：

你不覺得重要。但你是否覺得……因陳太給你的理由是，可以了，因她掌握了一些機密，所以沒有問題的？作為署長的上司，如果署長知道，上司沒道理不知的。你有否覺得何不追問究竟政府取得甚麼機密，令他們這樣安心？

鍾尚志教授：

其實我們自己也從非官方渠道知道一些譬如在廣州發生的情況，也不是很安心。

鄭家富議員：

你是否覺得他們好像……因為從你的陳述書及多份文件都表達了，似乎特別是衛生署，你多次提及衛生署對他們的工作或不被你們說服，你有很多不滿的情緒或意見。很明顯以當時來說，衛生署的做法，與你們院內前線同事，包括你自己，上上下下都對衛生署面對疫情的瞭解似乎很不同。這個不同可能便是3月19日署長所說：“我可以了，我掌握到一些機密，你們不用擔心了。”而你剛才所給的口供、證據，你提到你們也掌握到一些資料。你可否詳細演繹，第一，當時你們與衛生署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第二，你們掌握到甚麼資料呢？

鍾尚志教授：

沈祖堯教授在疫症初期——如果記憶沒有錯，應該在12日——我請他致電廣州詢問相熟的“行家”，得到的訊息是廣州疫情相當嚴重，有些醫院有很多醫護人員受感染及已經關閉。還有，梁秉中教授也親自到國內視察，發覺情況相當嚴峻。

鄭家富議員：

所以你們掌握的資料就是其實相當嚴峻，但你從陳太……當時的衛生署署長掌握的是，她似乎掌握的資料雖則是機密，但她好像不覺得如你們這麼嚴峻，是否這樣？

鍾尚志教授：

陳太掌握到甚麼資料，我不知道。

鄭家富議員：

但從她的反應……因為你說很不滿她的反應，那是否表示……

鍾尚志教授：

我不知道她是否還有其他的壓力，這點我不敢猜度。

鄭家富議員：

你不知道她是否有其他的壓力。我想問，當你與她的上司楊局長會面時，你有否在這些問題上跟進？

鍾尚志教授：

我不是太明白你的問題。

鄭家富議員：

因為你一直的說法是，在3月19日你很不滿與陳太之間的對話。

主席：

鄭議員，讓我嘗試插嘴，然後你想想怎樣問好嗎？在3月20日當你與楊局長談話約5至10分鐘期間，你有否向楊局長表達在3月19日與陳太的溝通，對結果的不滿？

鍾尚志教授：

我沒有提到這封信。

主席：

你有否提到與陳太的溝通？

鍾尚志教授：

沒有。主要是告訴他威爾斯的病例。

主席：

嗯。不好意思，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在整段5分鐘的對話中，你只是陳述病例及要求、希望局方盡快實施隔離政策，是否這樣？

鍾尚志教授：

我想他再正視社區……

鄭家富議員：

爆發。

鍾尚志教授：

傳染的問題。

鄭家富議員：

一個很廣泛的問題，現在社區很有可能爆發，希望他正視，是否這樣？

鍾尚志教授：

是。

主席：

鍾教授，你當時是用“社區爆發”這個字眼去描述情況，還是以“社區傳染”的字眼？你是否記得？

鍾尚志教授：

當時exactly用甚麼字眼，我沒有辦法說出來。但我曾跟他說有些病人有這樣的情況，在社區中感染，不斷有病人入院，請他正視這情況。

主席：

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我的問題核心一直是，為何當時你沒有要求楊局長立刻責成他的下屬、署長，因為只有署長才有權力將傳染病納入條例下，使你們威院處理關閉急症室或8A病房時有法可依，因為你們一直以來都表示沒有法律的基礎。面對局長這位政策執行人……或在處理問題上，既然在署長方面找不到渠道，當時除了請局長正視這個問題，為何你不直接跟他說……一如你給陳太的信件般，實施任何有關的政策、實施制度，例如將病人隔離。

鍾尚志教授：

對傳染病怎樣處理，有幾個不同層次，一個可以是 contact tracing，如果 contact tracing 或者每個 active 的跟進不足夠時，下一步是 quarantine。我不需要教他怎樣去做他的工作。

鄭家富議員：

對不起，鍾教授，當然我不是要求你教局長怎樣做。但既然你在19日，用你的術語，你相若地要求當時的署長，而且你的字眼是“urgently consider all possible measures including quarantine of patients”，你用這個字眼，在署長處找不到答案，你為何不在局長處希望尋求到答案？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如果我告知他在社區中有這般嚴重的病正在傳染，他怎樣回應便應由他本人去想。

鄭家富議員：

當時，現在說的是3月時的印象，你覺得署長與局長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析和理解是否很相似？

鍾尚志教授：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兩人心中的想法是怎樣。

鄭家富議員：

你不知道，沒有這印象？

鍾尚志教授：

只可以在媒介看到他們的反映。

鄭家富議員：

主席，根據這點，我想再問問鍾教授U3這封信，即你給羅致光主席這封信。第3頁，倒數第2段，請你翻閱，倒數第2段的第4行所載“given that the response of Dr Margaret Chan to my appeal the day before”，即那個電話，“it was agreed that another avenue of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be sought”，這個“another avenue”，我相信其中一個是楊局長，你希望尋求其他渠道去表達對你們院方工作的支持。你可否說說，除了你與楊局長在20日的對話，剛才你曾說有另一個電話的對話，是否這樣？是否包含“another avenue of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be sought”？

鍾尚志教授：

不是。這是之前的。

鄭家富議員：

你可否說說，剛才在這個口供之前，你提到有另外一個與楊局長的對話，你可否說說對話內容？

鍾尚志教授：

那是3月，應該是3月18日，楊局長與我通電話，討論到底整件事有多嚴重。那時候談到這是否一個新病，即從未見過的病，抑或是非典型肺炎一直在社區有存在。楊局長說，根據他監控的數字，沒有增加的趨勢。

鄭家富議員：

這是3月18日。

鍾尚志教授：

不是，3月14日……

鄭家富議員：

剛才你說……

鍾尚志教授：

對不起，是3月18日。

鄭家富議員：

即你與陳太對話之前一天。

鍾尚志教授：

沒錯。

鄭家富議員：

也就是楊局長曾經公開說沒有社區爆發之後一天。他的公開言論在14日。

鍾尚志教授：

是，14日。

鄭家富議員：

這個電話是你打給他，還是他打給你？有沒有印象？

鍾尚志教授：

是他打給我的。

鄭家富議員：

他打給你的，OK。但是我剛才說的是，你與陳署長——當時署長討論完後，對楊局長的要求，是否換言之只有3月20日那5分鐘的對話，是否只有那次？

鍾尚志教授：

嗯，你再多問一遍，好嗎？

鄭家富議員：

即是說，因為你在這裏的這封信，你說：“Given the response of Dr Margaret Chan to my appeal the day before, it was agreed that another avenue of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be sought”，即大家要尋求……可能要……即其他渠道？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是嗎？好了，這個很明顯，3月20日你與楊局長的對話，就是其他的渠道。那我想問……

鍾尚志教授：

渠道之一吧。

鄭家富議員：

是的，那除此之外，還有些甚麼其他渠道，你是做過的。

鍾尚志教授：

嗯，其實也有討論過幾個方法，就是在那個……即剛才勞議員問我那個……我們醫學院召開的會議，在那個會議裏亦提出了……想出幾種不同的方法，包括向社區醫生發出指引，亦包括醫學院派3位教授會見醫管局主席梁智鴻醫生，希望他幫幫忙。

鄭家富議員：

即換句話說，再沒有和楊局長有任何對話，在這個問題上。我所說的是集中於希望把這個病放在傳染病——放在防疫及檢疫條例下，希望成為一個法例的傳染病——沒有再找楊永強醫生。

鍾尚志教授：

嗯，那是因為我們3位教授見過梁智鴻主席後，主席說他會再找楊局長，再與他討論。

鄭家富議員：

那之後，你知道他們，後來有否向你交代有否真的找到楊局長，以及若有，結果又是怎樣？有否和你討論過？

鍾尚志教授：

我得到回來的feedback，就是那3位教授說可以說服梁智鴻主席，他也覺得情況嚴峻，以及要多做一點工作。

鄭家富議員：

即是主席，醫管局的主席覺得是這樣了，但他說會找楊永強局長？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但是，之後有否找到，你知不知道呢？有否向你交代——亦即特別地？

鍾尚志教授：

嗯，我知道他找到了。

鄭家富議員：

找到了。

鍾尚志教授：

已找到。

鄭家富議員：

那你覺得那結果，你是否滿意呢？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是……即我們已盡了我們的本分。

鄭家富議員：

我明白，已盡了你們的本分，因為我一直的理解，希望掌握清楚的是，因為你對陳太的反應這麼不滿，那你對局長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反應，你又是否一樣的不滿，還是覺得他也正在做一些工作？

鍾尚志教授：

我只可以說在前線看到的情況較報道的嚴峻一點。

鄭家富議員：

不是，鍾教授，即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既然對政府衛生署的署長處理這個問題這樣的不滿，你跟着在你的證據和口供內，你說要尋求其他渠道，而醫管局的主席是其中之一，他亦可能與局長討論。但在那段時間，似乎政府後期，到3月27日才願意立例、修例。那麼你在那段時間，你覺得，會否覺得……

主席：

鄭議員，對不起，因為問題相當長，以及你又加了一個——剛剛在再前一個問題——你加入一個元素，就是在一直的證據內並沒有描述到關於修改法例的部分，一直的討論都是集中在所謂檢疫的權力那方面，沒有具體討論到修改法例那部分。我只是提醒你，因為我不知道證人明不明白那個轉變，即那個問題的轉變。實際上剛才鄭議員的問題是很具體的，那具體就是，你對於你在當時得到同事交回來，或者你得到的訊息，楊局長對當時問題的處理，你的反應與你對於陳署長的反應的不滿，是否有些甚麼不同的地方呢？即或者你對局長的表現的反應是甚麼？問的是你當時的判斷。

鍾尚志教授：

當時，我當然希望他再多點工作。

主席：

即你希望他再多點工作。你意思是否說他做得不足夠呢？

鍾尚志教授：

我也很明白，如果要宣布一個檢疫，從很多方面看都要有個代價的，我們在前線的，只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看到的東西，即包括病人、病人家屬、其他接觸到的人所受到的感染。亦會比較擔心一個傳染性這樣高，以及後果這樣嚴重的傳染病，如果真的在社區裏有一個真的爆發性……如果在社區裏真的可以用爆發這個字，那後果會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我們比較擔心一點。但是，亦明白到如果真的要……好像進入集中營的quarantine方法，可能他也有其他的方面要考慮。

主席：

剛才，鍾教授你的答覆，是否你雖然覺得他可以做多一點工作，而有些工作沒有做到，你是諒解他沒有做到，抑或都是不滿他沒有做到呢？你可否解釋為何你那個——剛才的答案背後的意思？

鍾尚志教授：

若從……光從看病，我們見到病人的角度，那當然希望他盡快做多點工作。但是亦明白到他可能要考慮其他因素。

主席：

鄭議員，你有沒有……

鄭家富議員：

如果用，你用憤怒和……即你用英文angry and frustrated去形容你和署長，當時前署長那個，即給你的反應，那麼在那段時間，你又用甚麼形容詞形容你對局長在這個問題的處理呢？

鍾尚志教授：

你說的是哪段時間？

鄭家富議員：

3月20日與局長討論過後，跟着你覺得，你又要another avenue of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be sought，你接着……和政府的處理，在這問題上，希望說服政府各有關部門，當然楊局長是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人物，那整個過程內，我相信我以時間性，我就以3月20日開始，直至最嚴峻的時間，即未修例的時間，即剛才主席說的3月27日，我相信鍾教授你很清楚3月27日那個修例是些甚麼情況，在那段時間內，可能足足有7天，一個星期，而那段時間，我相信是你們威院最嚴峻的一個正在打仗的前線，即打仗最艱苦的階段。

鍾尚志教授：

你是否在說，你想問我那時的心情？

鄭家富議員：

心情與及你 —— 即與署長對話後，你找不到答案嘛，政府不聽你的意見，是嗎？所以你便用 *angry and frustrated by her response*，你說 *I felt angry and frustrated by her response*，你便去尋求更多，希望 *convince the authorities*，這個是包括局長的吧，但似乎當時也未必 *convince* 得到他，那你用甚麼字眼來形容當時你的心情，特別對局長這樣的反應。

鍾尚志教授：

我想也很難找到一個字很適合地形容，我想我當時的心情可以說是見到一個小孩子快要掉下井裏，想上前攔着他，但其他的人不讓我上前。

鄭家富議員：

這個人 —— 這些人包括當時的陳太和楊局長，是嗎？

鍾尚志教授：

嗯，我想.....也可以 —— 也可能不單止。

鄭家富議員：

不單止，但一定包括他們兩個。

鍾尚志教授：

那法律的權力其實是在陳太的手裏，即據我的瞭解，衛生署署長才有檢疫的權力。

鄭家富議員：

是。但是，即你感覺到其實局長是她的“老細”，其實政策的背後，她也要得到局長的認可才可執行行政及立法的權力。

鍾尚志教授：

嗯。

鄭家富議員：

是嗎？

鍾尚志教授：

嗯，那可能是整個政府了，可能還不單止是楊局長了。

鄭家富議員：

即換言之，如果你反過來，你現在回想過去，你也覺得你也可以用angry and frustrated，局長當時這樣的反應，會嗎？

鍾尚志教授：

我為何用angry and frustrated呢？就.....

主席：

鍾教授你小心點回答剛才的問題...

鍾尚志教授：

我明白。

主席：

因為你不要轉過彎來答他的問題，因為他是在問你是否用angry and frustrated去形容你對楊局長的反應。

鍾尚志教授：

我明白，我明白到，我用angry and frustrated這個字，就是關乎19日那一個電話。我為甚麼用這個字呢？其實亦不是真的因為陳署長說拒絕了，不quarantine這種情況，因為可能她亦有其他的

考慮要考慮，這我可以理解，為何這樣frustrated呢？因為她的態度令我沒有辦法可以——她的態度是，覺得她是……令我覺得她並沒有聽我，即聽也不肯聽的。

鄭家富議員：

但是局長則不同？他也說得上是肯聽一下，5分鐘，最低限度，是否這樣呢？

鍾尚志教授：

聽了，聽不聽得進是另一回事。

鄭家富議員：

即是20日給你的感覺都是較署長好一點點，“你也肯聽聽我說”，當一路走送他去乘車時，他也會聽，不過聽不聽進腦袋，你當然無法估計和控制，但給你的感覺是稍為好一點，是否這樣，你的意思？

主席：

或者，鄭議員，因為你用了大約20分鐘，想尋求用甚麼形容詞來描述鍾教授對……

鄭家富議員：

我問完的了，其實，主席。

主席：

那看看鍾教授有沒有補充？因為他用了20分鐘來回答你這個angry and frustrated，應該用甚麼詞……

鍾尚志教授：

我想，即或者你想想，如果看到就快有人掉下井，想救他的心情，我也不知道用哪個英文字形容得最好。

鄭家富議員：

好的，主席，我沒有問題了。

主席：

各位委員，現在是10時30分，我想暫時休息10分鐘時間，或者時間上有點兒瑣碎，不如13分鐘，直到10時45分，我們再開始我們的研訊，好嗎？多謝。

(研訊於上午10時31分暫停)

(研訊於上午10時45分恢復進行)

主席：

繼續我們的聆訊，剛才是鄭家富議員，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李柱銘議員。

李柱銘議員：

鍾教授，我希望你明白，我們其實那麼多位議員都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找出事實的真相，所以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方法，不斷問不斷問，希望你明白。

鍾尚志教授：

這點我明白。

李柱銘議員：

因你是發了誓的證人，當我們問到一些題目有時你很不想回答，但你都要回答，希望你亦理解到。

鍾尚志教授：

我一定會將事實的真相說出來。

李柱銘議員：

我不會將陳太、局長去怎樣分開，因為我覺得.....我用另一角度看，就是我全部當他是政府。

鍾尚志教授：

OK。

李柱銘議員：

還有，我亦可以擴大範圍，Hospital Authority我都將它包括在內，你明白我意思嗎？有時候我會這樣的，但最好的是我將陳太、局長、衛生署及政府放在一起，如果需要，把Hospital Authority分開是沒有問題的，OK？好嗎？我相信有一個……我聽你這樣說，可能你跟楊永強局長是相當好的朋友，是嗎？是好朋友、普通朋友，這些事並不要緊。

鍾尚志教授：

私交上都並不太深，跟楊局長都是公事上的來往。

李柱銘議員：

但可以說是很熟吧！

鍾尚志教授：

如果與陳署長比較，應該是同一檔……同一等次的熟。

李柱銘議員：

OK。我想知道有時甚麼叫做社區爆發這個定義，我想看看你怎樣理解？

鍾尚志教授：

如果爆發即是，英文即是outbreak，其實在流行病學中它是不同解釋的。如果據流行病學的同事跟我說，就是如果有一個病，總之它是一個不尋常的數量，或者同一點有兩個人發病，其實已算是outbreak，但我相信如果用中文演繹出來，爆發就好像很有震撼性，其實用流行病學的角度，可能在connotation方面有少少分別。

李柱銘議員：

我明白。因為這個outbreak本身都有不同的看法，當然我亦看過，譬如用major outbreak就好清楚了，即爆發得很大……

鍾尚志教授：

是。大爆發。

李柱銘議員：

是，有小有大。但如果……其實譬如有幾個病人在外間進入醫院，在外間感染的，其實都在某個程度已經說是社區上有爆發了，是不是呢？

鍾尚志教授：

如果從流行病學的定義來說是可以這樣說的，因為如果這個病本來是沒有的……

李柱銘議員：

對了……

鍾尚志教授：

……而現在是有，那已經算是爆發了。

李柱銘議員：

對了。當然你另一個說法就是人與人的感染或嚴重地傳染，這些都是你說過的說話。

鍾尚志教授：

是。

李柱銘議員：

或者這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甚麼時候政府方面才承認SARS在社區中有爆發呢？

鍾尚志教授：

這個我相信要查看那段時間他們發放的新聞稿，我才可以說得出哪一天，但如果倒轉來說，如果立了例要隔離這些病人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如果沒有爆發便不需要做這些措施。

李柱銘議員：

即起碼是17、18、19、20、21日，政府都未承認這樣，好肯定的，剛才聽你的口供？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是。

李柱銘議員：

因為你常常想.....你就已經覺得是了？

鍾尚志教授：

是的，在前線看到的可能比報道的更加嚴峻些。

李柱銘議員：

即你本身就覺得好清楚是的？已經是可以說社區是有爆發的了？

鍾尚志教授：

到我看到一些沒有來過醫院都有感染到時，我覺得是有。

李柱銘議員：

即好肯定的了？

鍾尚志教授：

肯定。

李柱銘議員：

但政府方面就不同你的看法，這亦是很清楚的。

鍾尚志教授：

起碼在傳媒的報道方面是吧！

李柱銘議員：

私下說他們亦都不接受你的看法？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如果……是，他們都不接受。

李柱銘議員：

當然你們說到不知道……譬如你說過一句是，不知道陳太受到甚麼壓力，你又說到可能有其他因素，譬如她是她看的層次跟你們看的不同，因為她的責任跟你的責任又不相同，我相信這點大家都同意，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前線看到的跟後方看到的我相信都有些不同。

李柱銘議員：

因為她作出任何一個大決定的時候，她看的範疇會多過你們所看的，你同不同意這點？譬如她亦都會看經濟、旅遊、酒店等，即可能他們會想同時看這些，政府方面就會這樣做，你們就只看社會人士的安危，會不會有很多人受感染，是不是這樣看呢？

鍾尚志教授：

我比較難揣測，即譬如官方需要考慮甚麼。

李柱銘議員：

我們倒轉來看，譬如到3月22日，突然間完全沒有事。我知這個是揣測的，我故意，我希望你明白我為何……那就變成了，別人回頭看時就會說：“鍾教授好像緊張了一點哩！”，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鍾尚志教授：

是的，是會的。

李柱銘議員：

其實是他太過緊張而已。已經沒事了，完全沒事了，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大家都希望這樣。

李柱銘議員：

但事實上剛巧相反？

鍾尚志教授：

李議員，其實在3月十多號時，我們醫學院上上下下都希望我們的估計是錯誤的。

李柱銘議員：

是。但亦覺得自己是對的？

鍾尚志教授：

每位同事都說起，做了這麼久醫生，每一次都想自己的判斷是對的，唯獨這一次我們希望我們每位都判斷錯誤。

李柱銘議員：

明白。因為如果你們的判斷是錯的話，這個小朋友跌下去的並不是一個井，可能根本就是平路而已，你太過擔心吧，你情願這樣？

鍾尚志教授：

沒錯。

李柱銘議員：

你自己的感覺，其實好“忤”的了，我知道是，好肯定，或者用個“忤”字你會好容易接受，是嗎？

鍾尚志教授：

嗯……

李柱銘議員：

即是為甚麼這麼清楚的東西，你們那麼多醫生，那麼清楚的東西，為何到了上頭他都不接受呢？

鍾尚志教授：

這個都是困擾了我們很久的問題。

李柱銘議員：

還有，其實你到了某一個層次你是可以跟他們對着幹，譬如你上到電視，你……是嗎？

鍾尚志教授：

我們其實亦都明白到這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因為像剛才所說，其實要抵抗這個病的手段，全都在政府的手中。

李柱銘議員：

但你就覺得有這個需要，他們卻覺得沒有這個需要，你唯有用一些或者稍為不尋常的方法。你不用擔心，這些不尋常的方法我已經習慣了。

鍾尚志教授：

我想我們都是要憑着自己的良心，我們覺得做醫生、做一個搞醫學方面學術的人都有一個責任，就是如果真的看到一個小朋友跌進井裏，都要盡量去救。

李柱銘議員：

尤其是現在不是一個小朋友，是可能很多很多小朋友，是嗎？

鍾尚志教授：

是的。

李柱銘議員：

你有一處說到，你在那個submission中，你說到：“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down play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你記不記得你說過這句話？

鍾尚志教授：

有。

李柱銘議員：

即他們其實知道嚴重，不過故意讓市民覺得這不是太嚴重，是嗎？這句說話就是這樣的含意？

鍾尚志教授：

其實他們真的掌握到多少資料，我真是無從判斷。

李柱銘議員：

但起碼他掌握到你給他們的資料吧？因你已經告訴他們了。

鍾尚志教授：

我不知道他是否要求證我那些資料，又需不需要一些時間。

李柱銘議員：

但你們所見的，你已經說給他聽了，因你說到這句說話，你說：“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down play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主席：

李議員，是沒有“every”這個字的。是“making effort to down play”。

李柱銘議員：

“Making every effort”有，不是，我現在看是submission的第3頁。

主席：

是不是？

李柱銘議員：

第3頁，或者你看自己的，即給我們主席……

主席：

是，不好意思！李議員，你是對的，有“every”這個字。

李柱銘議員：

你看到嗎？第3頁第4行中。

主席：

是。

李柱銘議員：

首先，即是情況的嚴重性就肯定有，然後他就盡力用每一個……用盡他的努力去down play，中文我就不知道怎說。是嗎？

鍾尚志教授：

淡化。

李柱銘議員：

淡化，是。

鍾尚志教授：

我其實在submission中這樣說，是想說出如果市民不知道這個傳染病的嚴重性，我們在醫院裏的工作就會更加困難。

李柱銘議員：

對了，當然啦，如果普通市民相信了楊局長及其他政府人員的說話——根本沒有去到社區，他便以為只在醫院吧了，我不到醫院便沒有事了，我在家裏便沒有事了，我外出便沒有事了，就是這樣，所以令你們這麼擔心？

鍾尚志教授：

是。因為這個問題不是在醫院裏的問題，這個病並不是因為在醫院裏面的實驗室打翻那個virus，而是那個源頭病人在社區中感染而入醫院的，那個源頭是在社區而不是在醫院裏。

李柱銘議員：

即是其實社區爆發了，某些程度爆發了，有了這個病人才進入了你的醫院，然後才連累到這麼多人病倒，是嗎？

鍾尚志教授：

是的，所以那個源頭是在社區。

李柱銘議員：

所以一定在社區有散播出去，一定有了。因為他都是在社區感染的。

鍾尚志教授：

即如果現在掌握到我們現在知道的資料就是了，其實如果3月十多號時我們知道源頭病人……都知道是在社區裏入來的。

李柱銘議員：

因為這個源頭病人根本是香港人，在香港住的。當然有可能外國特別說給你知：“我們現在有個病人正飛往香港，跟着到機場由直升機送入來”，這個就一定不是在社區。

鍾尚志教授：

這樣的話，那嚴重性就不會這麼大了。

李柱銘議員：

是。所以當你說到這句時，首先你現在……你不是說那句寫得太厲害，你自己這句說話？

鍾尚志教授：

不覺得。

李柱銘議員：

不覺得，OK。即起碼我看你這句說話，我就覺得如果這樣，衛生署這做法就是不妥當了，即你認為他不妥當了？是嗎？

鍾尚志教授：

起碼可以說是我們在前線看到的跟他所說的不相同。

李柱銘議員：

但是，如果他們跟你的看法一樣，又透過記者招待會或怎樣，跟市民說，現在是很危險的，你們要很小心才可以，因為社會上已經有人傳染了這種病，而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是甚麼，但殺傷力很大，如果這樣說，亦可能引起社會恐慌，會不會呢？

鍾尚志教授：

我自己相信如果將事實說出來，引起恐慌的機會反而會較小，因為最容易恐慌的情況就是資訊不透明及謠言滿天飛的時候，就是最容易恐慌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如果將事實說了出來讓大家知道，大家都是會思考的，就會知道最好的處理方法。其實在威爾斯及我們醫學院處理SARS的問題時，我們都是盡量將我們知道的所有消息向所有人說的，說了出來……沒錯，我們可能不知道病源是怎樣的，亦都不知道傳染的方式是怎樣的——即我說的是初期的時候，但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工作及當我們知道有甚麼的時候，便立即跟我的學生及員工說，他們亦都覺得比較放心些，因為在工作的時候，當知道有新的消息，便大家都一齊知道，在防範方面，他們自己……自己也會懂得想吧。

李柱銘議員：

你剛才說這些就是在醫院裏面，那在醫院之外，即在社會上，你都覺得應該給市民知道，然後同時教他們怎樣應付……即盡量，譬如洗手、怎樣注重其他衛生方面等。

鍾尚志教授：

這就是……其實這個是那時我走出來向傳媒說這個病和向其他醫生發布防疫守則背後的原意。

李柱銘議員：

你亦認為政府應該這樣做？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避免……資訊的透明是避免恐慌最好的方法。

李柱銘議員：

所以你覺得……即你同意政府應該要這樣做，但他們沒有這樣做？

鍾尚志教授：

初初幾天是沒有的。

李柱銘議員：

是的。不是初初幾天了，我們起碼都說到21日，到3月21日都沒有這樣做呢！

鍾尚志教授：

10日。

李柱銘議員：

你說送楊局長上車，送他到停車場……到停車場的時候，即3月20日，和他說了5分鐘至10分鐘的話，他有沒有直接告訴你，他不同意你的看法？

鍾尚志教授：

在我的印象中，他並沒有那樣說。

李柱銘議員：

但你覺得他好像不太接受，對嗎？與陳太同樣……他也好像不太接受。

鍾尚志教授：

沒錯。即不會因為那次對話而改變他的取態。

李柱銘議員：

但他有沒有表示……可能他亦不太認同你的做法，可能他認為你那樣的作法是不對的，譬如在電視上說那些話。

鍾尚志教授：

他在當天並沒有這樣說。

李柱銘議員：

後來他曾這樣說？

鍾尚志教授：

嗯……他在電話談話中曾說過，你這樣說可能會引起恐慌。

李柱銘議員：

其實他想你收回，他有沒有這樣對你說過？

鍾尚志教授：

是沒有可能收回的。說了的話又怎能收回呢？

李柱銘議員：

即他希望你不這樣說？

鍾尚志教授：

他沒有這樣說過。

李柱銘議員：

但你的感覺是怎樣呢？因為他曾提到這件事，對吧？

鍾尚志教授：

可能他不高興吧。

李柱銘議員：

即他表示他不高興你這樣向傳媒說話，表達你的意見？

鍾尚志教授：

他並沒有說：“你這樣說，我很‘慘’”。他並沒有這樣說，他沒有exactly這樣說……

李柱銘議員：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最少從那電話談話中，他向你說了一些話，當然你不會記得每個字，現在相隔這麼久，但你的印象是……你的印象是他不希望你再這樣做。我這樣說是否公平呢？

鍾尚志教授：

他只是說過，如果你以醫學院院長的身份向別人說話，會有人相信的。

李柱銘議員：

嗯，我也希望有人相信。

鍾尚志教授：

我也希望是這樣。

李柱銘議員：

因為你的身份根本是值得信任的。即楊局長那樣說……我的看法是，很明顯，他不希望你這樣做，最少他並不欣賞你這樣做，是嗎？

鍾尚志教授：

我站出來說，也只是希望市民提高警惕而已，並不是希望楊局長欣賞我。

李柱銘議員：

我們現在看，我明白你未必很樂意與我們談這方面的事情，但我們是……

鍾尚志教授：

不是的，我很樂意，我希望將全部的事實說出來。

李柱銘議員：

好，這樣便更好。因為現在我們希望知道，即現在擺出來……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你們的醫院……不單是你的看法，是差不多所有你的同事的看法，我翻看那些會議紀錄，這是很清楚的。但政府方面呢？卻是不同的，甚至……最少在這個電話談話，令人感覺的是，局長本身認為你——因為你這樣的地位，是有影響力的地位——說了那些話，其他人會相信你。但這是真實的，相信了又怎會有問題呢？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鍾尚志教授：

其實我們都希望我們的估計是錯誤的，如果估計錯誤，香港便可以逃過一場大難。

李柱銘議員：

OK。你剛才提及梁秉中教授曾到國內看過，他在這方面的看法是否與你相同呢？

鍾尚志教授：

在哪一方面的看法？

李柱銘議員：

即社區應該已經感染了。

鍾尚志教授：

是的，是一樣的。

李柱銘議員：

政府應該積極一點告知市民。

鍾尚志教授：

是一樣的。

李柱銘議員：

他會否很激動呢？

鍾尚志教授：

嗯……即比較關心，比較熱心和關心。

李柱銘議員：

即與你比較，還是與其他人比較？

鍾尚志教授：

嗯……關心與激動的程度，真的很難把兩個人比較。

李柱銘議員：

其實他與你是甚麼關係？

鍾尚志教授：

梁秉中教授是我們醫學院一個資深的教授，每個人都差不多覺得他是一個精神上的偶像。

李柱銘議員：

在大家開會的時候，他亦表達過他很清晰的看法？

鍾尚志教授：

是的，他曾參加……譬如那個staff forum，他曾出席。

李柱銘議員：

他有沒有與記者談論過？你是否記得？

鍾尚志教授：

有的，他曾與記者談論過。

李柱銘議員：

在這件事情上，你採取你這樣的立場，首先我要讓你知道，我是很欣賞的，但我的欣賞是與這件事沒有關係的。不過，除了局長向你說過，你這樣說會有人相信的，還有沒有其他人向你說過一些話，令你感覺到他們好像不太希望你繼續那樣說。有沒有呢？

鍾尚志教授：

其實沒有人要求我不要“出聲”，沒有。

李柱銘議員：

有沒有其他……

鍾尚志教授：

如果有，我也不會聽從的。

李柱銘議員：

所以其他人不敢向你這樣說。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鍾尚志教授：

可能連他要求我不要“出聲”的那句話，我也會說出來。

李柱銘議員：

當然會是這樣。除了楊局長那次與你通電話，還有沒有第二次，第二個場合，楊局長和你說過任何的話，令你感到他不太希望你再那樣說，有沒有呢？

鍾尚志教授：

沒有。

李柱銘議員：

其他人呢？有沒有呢？在任何場合。

鍾尚志教授：

其實在10日，sorry，21日那天，我們在醫學院的會議上，我們也曾討論，要進行更激烈的行動，或者不是院長向大家說，是整個醫學院向大家說，這會否有效呢？其實我們討論了很久，但認為那樣做會於事無補，因為在那麼嚴峻的期間，一間醫學院公開與政府站在一個完全的對立面，只會增加控制這個病的困難。

李柱銘議員：

現在我再問你，事後.....到現時為止，你是否知道政府那時為甚麼會採取那個態度？即一直說不會到達社區，沒有到達社區。

鍾尚志教授：

其實這也是困擾了我很久的問題。我亦曾問過.....其實到了20日那天晚上，何兆煒醫生到來的時候，我亦曾問過他這個問題。

李柱銘議員：

你的理解是怎樣呢？

鍾尚志教授：

可能是我的話“唔啱聽”。

李柱銘議員：

即可能你說的話，他覺得“唔啱聽”？

鍾尚志教授：

或者是政府覺得“唔啱聽”。

李柱銘議員：

政府覺得“唔啱聽”，但政府是有責任的，政府對所有市民是有責任的，如果你所說的話是事實，他便應該說，不只是你一個人說，對嗎？他們也應該說，變成你只需要看病，政府應該要takeover，他們向市民說，交代要小心，應該是這樣的。

鍾尚志教授：

最理想的情況便是這樣。

李柱銘議員：

除了何兆煒醫生在20日那天跟你說過，即你亦.....我剛才問你這問題，為甚麼他們會採取這個態度，我問你，即事後孔明，問到現在，直至現在為止，你是否知道政府那時候為甚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呢？

鍾尚志教授：

我想我沒有辦法猜到 he 心裏想甚麼。

李柱銘議員：

政府那方面也沒有人跟你說過？

鍾尚志教授：

沒有。

李柱銘議員：

你這個會議紀錄，剛才勞醫生也問過你，即21日那個會議紀錄，3月21日那個會議紀錄，第5頁第1段，即subparagraph (iii)那裏，第(iii)分段。

鍾尚志教授：

Sorry，請等一等。

李柱銘議員：

好的，第5頁。

主席：

編號U3。

李柱銘議員：

是第7段的第(iii)分段，在第5頁。

鍾尚志教授：

OK。

李柱銘議員：

它說：“According to Professor Yuen Kwok Yung of HKU who was also working on the microbiology of the virus and in some ways collaborated with the Faculty on this,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Dr E. K. Yeoh, had discussed with him the Government’s

sensitivity on the issue of a possible community outbreak”。我想問，甚麼sensitivity呢？為甚麼會敏感呢？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如果真是有一個community outbreak的話，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都會很大。

李柱銘議員：

在經濟上？

鍾尚志教授：

嗯……

李柱銘議員：

如果在衛生方面，一定是的。

鍾尚志教授：

是的。

李柱銘議員：

不能說sensitivity，有多人生病便是有多人生病，沒有辦法的。你的理解是否這樣？

鍾尚志教授：

嗯……經濟上，形象上及其他很多方面。

李柱銘議員：

正因如此，我想問你，你的看法是怎樣呢？因為如果政府覺得敏感而不說，但你卻替他們說了，怎麼辦呢？在這敏感的問題上。

主席：

李議員，我只是想指出一個要留意的事實，會議紀錄是一個會議紀錄。第二，會議紀錄記錄了沈祖堯教授複述他說袁國勇教授的一些說話，所以那是……

鍾尚志教授：

複述再複述。

主席：

今天我們現在問鍾尚志，已是第四身。當然如果你只是純粹問他的看法，有關那sensitivity的話，我想問題不大，不過如果以會議紀錄沈祖堯教授複述袁國勇教授的說話的理解，那證據質素似乎未必會很高，我只是提醒這件事，你可以繼續問。

李柱銘議員：

首先這是一個紀錄，不是逐字記下來，他們當然是談過很多事情，可能說了很多事情，但很簡單地寫下來，所以這個證人是可以理解到其他的事情，不是這個字那麼簡單。

主席：

OK，請繼續。

李柱銘議員：

所以我問這個證人，就同樣的sensitivity這個問題，如果政府不說，而你卻說了，可能對社會不利，其實就是這樣問你。就sensitivity這方面，因為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社會上有一些人並不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再問你，給你一個機會回答。

鍾尚志教授：

我自己的看法，是健康的重要性超越於其他的事情。如果要減低這個疫症對香港的影響，基本的做法是快點控制疫症，如果一早把疫症控制，其他的震盪便會相應地減少。如果因為怕其他的震盪而不正式面對這個疫症，那麼疫症擴散之後，其他的震盪，其他的影響會更加大，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李柱銘議員：

多謝，我沒有其他問題。

主席：

麥國風議員，接着是何秀蘭議員。

麥國風議員：

多謝主席。鍾教授，我想就主席開始聆訊的時候，問你關於院長的角色，我想再瞭解多一點。關於你的證人陳述書，第20.....在那個答案，提到你說其實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並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病房的設計比較差，以及冷氣系統很舊，有很多病人。我想瞭解，你作為院長，即醫學院院長，你在這方面曾做過甚麼呢？或者可否做到些甚麼呢？兩方面的問題。

鍾尚志教授：

如果你說的是短期的事情，譬如說在3月十幾號，有一些員工、醫學生、病人因為受了感染，大批送進來的時候，在那時，基本上是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做，因為基於那些現存的設施，基本上是不足以應付那樣的疫症。其實那時我們都很傷心，因為自己的同事，有那麼多人病了，被送進來，一定要派人照料他們，但亦很明白，當時的隔離病房、隔離的設備是真的不足夠，因為根本沒有可以用得上的單人房，亦知道那冷氣系統的通風是不足夠的，亦知道隔離的那些病人需要用同一個洗手間，甚至那些洗手間裏面的清潔情況亦不是那麼理想，甚至有一些便盆.....洗便盆那些機器亦是不太適合。

麥國風議員：

其實這個情況，你所說的那些主要情況，這些有關的事情，在你的陳述書說得很清楚，這些情況是比較.....

鍾尚志教授：

因為威爾斯不是一間傳染病醫院。

麥國風議員：

我知道，我曾經在威爾斯工作。我想瞭解這個情況，以你所知，是何時你才掌握到，是有這些比較不理想的情況？

鍾尚志教授：

其實一開始已經知道。

麥國風議員：

是何時呢？究竟是……

鍾尚志教授：

3月12日。

麥國風議員：

之前，是嗎？即這個爆發之前？

鍾尚志教授：

如果爆發之前……其實先回答你的問題。麥議員，我們在數年前已經提出過威爾斯是需要重建的，因為醫院實在太舊，亦有很多本身在設計上的問題。

麥國風議員：

可否說清楚一點是少年之前？即你討論說要重建，以及為甚麼事要重建，是否就是為了希望處理傳染病而重建，還是為了處理更多病人而重建，或是怎樣呢？

主席：

鍾教授，你自己從1999年作為中大的醫學院院長，關於重建這件事，或者對於設施不足的地方，你是之前還是之後提出呢？

鍾尚志教授：

應該是差不多那個時間。

主席：

差不多.....99年那個時間？

鍾尚志教授：

做了院長之後便提出。

麥國風議員：

是政.....

主席：

麥議員，請繼續。

麥國風議員：

是醫管局或是政府，抑或是中文大學，特別是醫學院提出需要重建，還是怎樣呢？

鍾尚志教授：

是醫院提出的。

麥國風議員：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鍾尚志教授：

是的。

麥國風議員：

即醫管局。我想瞭解，你作為院長的角色是甚麼呢？你是否需要催促它重建，還是說讓它慢慢.....因為我看到你的陳述書，你認為要政府辦事，是需要等很長的時間，對嗎？究竟是哪一方面呢？究竟你做了甚麼的工作，去改善那個情況呢？

鍾尚志教授：

改善是不能怎樣改善的了，因為根本醫院的設計實在太舊。如果真的要做得好的話，是需要重建整間醫院，亦曾為這件事

與.....即那時馮康醫生還未到來擔任院長的時候，當時他是管建築的，亦曾與他談論過，以及與楊局長談論過這件事。

麥國風議員：

嗯.....可否說清楚時間，讓我們掌握多一些.....

鍾尚志教授：

我現在真的.....一下子說不出來，但應該是兩、三年前的事。

麥國風議員：

即是你當了院長之後？

鍾尚志教授：

是。

麥國風議員：

好了，你如果寫這幾句說話“lack of isolation facilities”、“poorly designed wards”這些字眼，還有其他，其實是你.....爆發了之後，你覺得是這樣，還是先前你都認為有這些完全是這樣的情況？我想瞭解清楚。

鍾尚志教授：

因為威爾斯根本沒有負氣壓的病房，亦沒有一些單人房可以做到真的比較好的隔離工作。其實整個新界東聯網唯一有負氣壓、可以有兩道門隔着的病房，就是在大埔醫院本來打算做TB的病房。

麥國風議員：

好了，主席，我.....又到鍾教授的證人陳述書第17.....他說到.....就是說.....他給陳馮富珍.....應該是第4行，“I asked Dr CK Li and Dr SF Lui to provide me with three examples to give to Dr Margaret Chan to show her that the disease had spread into the community and that the policy of contact tracing was not good enough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我想請問你，究竟你指的這個“policy of contact tracing was not good enough”是指甚麼

policy? 因為我看過你的信 —— 給陳太的那封信 —— 沒有提到 policy 這東西。那麼你說是甚麼 policy of contact tracing 是 not good enough.....

鍾尚志教授：

因為在那段時間，即疫症的初期，處理這些感染了病人的手法是由衛生署追尋與這些病人接觸過的人，看看他們有沒有病，這就是 contact tracing。我就想告訴陳太，你就算有 contact tracing 也不行，因為那些人已把那些病散播給他的家人。

麥國風議員：

嗯。但你在電話裏說的，是嗎？但在書面卻沒有說到這個所謂她的政策有問題。

鍾尚志教授：

其實如果你看那封信的3個病例，就是如果 contact tracing 是成功，應該當他發病，便被“捉入”醫院，便不會有.....那個病由他傳染給他的家人，再傳出去。

主席：

或者鍾教授.....因為那個問題是問你“policy of contact tracing”.....或者簡單一點去問，你的意思所謂“policy of contact tracing”，是不是指以一個追蹤的方法制止它的社區傳染呢？

鍾尚志教授：

.....制止不來.....

主席：

即制止它的傳播.....這樣的政策是辦不到.....

鍾尚志教授：

.....制止不來.....

主席：

.....辦不到，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不足夠.....

主席：

你的所謂“政策”，就是用這個來作為防疫的方法是不足夠，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沒錯。

麥國風議員：

我其實.....剛才我的問題很清晰，你究竟直接在電話中對她說——即對陳太說，還是.....因為你在書面裏沒有說過這個所謂政策嘛，但你在電話裏有沒有說過你批評她的政策？

鍾尚志教授：

因為陳太告訴我，她只是要contact tracing就已足夠，就可以把所有人全“捉”入院——逐個捉。

麥國風議員：

那麼，大家是不是說着同一說話呢？即是她說的contact tracing與你的contact tracing似乎是那個.....

鍾尚志教授：

我就是想說.....

麥國風議員：

.....那個degree差很遠呢.....那個深度.....

鍾尚志教授：

我給這幾個例證.....我給這幾個例證，就是想告訴她，已經在社區內正在散播，來不及捉了。

麥國風議員：

OK，行了。接着你的證人陳述書第5段說到.....中間那兒“the issue of closure of the hospital was repeatedly debated as it was a complex issue, involving.....”很多東西。其實我想瞭解一下，有這麼多東西要考慮，是一個這麼複雜的事宜，究竟當時.....你用“debated”——我不知道是不是“拗”，還是“激烈討論”，還是怎樣，如果用中文——究竟當時是把哪一件東西放在最高？舉例.....我舉一個例而已，會不會是.....你們說過人手可不可以控制.....幫助控制，或者你們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處理這個爆發，究竟哪一項最重要？

鍾尚志教授：

因為討論過這麼多次，每一次的焦點都肯定不同。其實我說過的那些東西，好幾項都多次反覆討論過。

麥國風議員：

那麼最終你認為是哪一項最“重”？有沒有政治考慮？

鍾尚志教授：

在醫院層面的討論，肯定沒有政治考慮，我們都是想.....在醫院的層面都是看醫病的吧。

麥國風議員：

嗯.....OK。好了，那麼又到你的.....這個不是證人陳述書，你提交的文件U3，你在第2頁那兒，最後一段.....大概中間，你說你“call in Professor Wong Tze-wai.....to assist wit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而接着在第3頁那兒，第3段，你說“I called in research nurses from our university to assist”，其實都是關於那個“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其實12日DCC成立了，加上衛生署已經介入，為何有需要作這樣的安排呢？

鍾尚志教授：

如果到了.....即病發到了.....差不多到了第一周末段的時候，我們的焦點是，我們很想明白到我們在醫院裏做了的那些防疫措施，譬如戴口罩、限制病人出入那些措施是否足夠。有些同事告

訴我，如果要看這些防疫措施是否足夠，就需要看疫症的爆發有沒有第二波。第二波應該一定會有少許，但如果第二波是大的話，便證實我們做的措施不是太足夠。因為我們要理解到這是一個新的病，它怎樣的方法傳播，甚至初時就連病原體是甚麼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是憑first principle，即是憑理論上的推測便作出一些防疫措施。我們真是很想知道那些防疫措施的方向是不是對的。我們一定要看epidemic curve所畫的圖表有沒有第二波，但這些數據無從拿得到。我記得馮康醫生是“拍晒枱”的。雖然是有Department of Health區德光醫生來幫忙，但不幸地區醫生在那個星期有數天病了。我們開會時說，得拿那條curve出來看，看看我們做的東西是否正確，如果不對，可能要作出很緊急的修正。我們發覺沒有那些數據可提供，我便對馮醫生說，我有一批比較有經驗的護士慣了做這些研究工作，而我們的社區醫學系亦有做流行病學的專長，不如我叫他們回來幫忙。因為你要理解到，其實那段時間我已經叫醫學院不是必要的人回家，或者調回了大學campus。我們call這些做研究的人回來幫忙，做我們當時覺得是非常非常急切的工作。

麥國風議員：

好了。你與黃子惠教授，加上不知多少位研究護士——可不可以說一說有多少位？

鍾尚志教授：

大約10個左右。

麥國風議員：

10個研究護士。那麼怎樣與DCC及衛生署一起……當時是怎樣合作，或者大家是怎樣分工的？

鍾尚志教授：

我把這批護士——其實就是我和沈祖堯的research team——call了他們回來後，向他們交代了他們的工作後，便把他們整批人交給了Dr Louis CHAN和Dr Nelson LEE。他們是在DCC內最“主打”的兩位醫生。就是說，把整批護士交給他們，讓他分派他們的工作。

麥國風議員：

即是說他們是一隊……

鍾尚志教授：

幫DCC工作……

麥國風議員：

……他們是一隊人？主要由Dr Louis CHAN當主管，可不可以這樣說？

鍾尚志教授：

是的。我叫他們說：你們與Dr Louis CHAN和Dr Nelson LEE這兩個最主要的人……你去幫他們的忙。

麥國風議員：

那位是主管？我想知道。

鍾尚志教授：

Louis CHAN是主管。

麥國風議員：

Louis CHAN是主管，OK。

鍾尚志教授：

臨床方面是Nelson LEE，他有親身看病人。

麥國風議員：

OK。接着你……也是第3頁，第3段：“we were able to quickly uncover cases where the infection has spread in the community。”
“We”這個字是指哪個“We”？是research nurses，還是整個DCC？

鍾尚志教授：

那些research nurses都是幫DCC工作，我說的是整體。

麥國風議員：

整體嗎？即DCC led by Dr Louis CHAN。

鍾尚志教授：

其實當時很多人在那裏工作，Louis CHAN是主理data，病房方面是Nelson LEE，雷兆輝亦掌握病人流通那些事宜。

麥國風議員：

我明白……

鍾尚志教授：

即是整個team，如果你說“We”，即是……我想不可以分開哪個人……

麥國風議員：

主席，我明白。因為如果根據提交的文件，我擔心“We”——以為只是research nurses，如果以那段來說。

主席：

清楚了。你繼續，好嗎？

麥國風議員：

要很清晰的呢，是嗎？接着，主要看你們的行政會議——即在3月21日開的行政會議，亦即貴院的行政會議。說到第4……“The General Concern”那兒，第2段：“The meeting generally shared the Dean's concern and some members echoed the Dean's fear over the public being misled by recent official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SARS situation could be contained within two weeks.”你可不可以說一說給我們聽，那些“recent official statements”是哪些statements？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是當時有說過兩個星期內可以控制的。

麥國風議員：

是哪一位發出的 —— 這個official statements？舉例說，是不是局長？或者是署長？或者其他人士？

鍾尚志教授：

我可能要翻查當時的傳媒才能告訴你。

麥國風議員：

即你可以提供資料給我們？

鍾尚志教授：

我要看……我要翻查……

主席：

麥議員，這個資料如果是有的，我們也會有的，不需要間接由教授提供給你，如果那些是public statement，我們可以問問看……

麥國風議員：

不是，我要比較它……究竟它……是否他那些public statement？接着亦是該段：“So far, a report of 306 cases with 5 deaths had been made officially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these figures could well be an understatement.”。我又想知道“could well be an understatement”是指甚麼意思？即會不會是多於這個數目，他們沒有公布，還是隱瞞了？

鍾尚志教授：

我是擔心這些數目未必計算了所有病例，因為這個病的case definition亦有較大的爭議，而且報道是否完全與事實百分之一百對等，我們亦有些擔心。

主席：

鍾教授，以你記憶，這段文字所描述的306和5個，是指在3月12日廣東省那個公布資料，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是的，沒錯。

麥國風議員：

嗯，行了。接着到.....都是那個行政會議第6，“Actions Taken by the Dean”，第2段：“He remarked that being a surgeon and not an epidemiologist, he could not claim to be an authority on public health or the outbreak of the diseases.”。會不會你.....因為你不是流行病學家，你只是一位.....即是外科的醫生，所以他們不相信你的分析？如果這句這樣說，當時你是不是說因為你不是流行病學家？

鍾尚志教授：

當時我的意思不是說Administration信不信我，而是我向我自己的同事交代，我自己的專業是外科，即我的看法只是一個醫生看這個outbreak，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為了這件事，特別邀請了黃子惠教授出席這個會議，叫他提供一些專業意見。我相信我說這句話時，不是說.....我和陳太說話有沒有分量的問題，而是我向我的同事解釋，我自己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這個意思。

麥國風議員：

嗯。都是同一段：“When the Director said that there was no outbreak in the community”，“Director”是不是指陳.....

鍾尚志教授：

陳太，沒錯。

麥國風議員：

陳太。她何時說沒有“outbreak in the community”？

鍾尚志教授：

她和我在電話中說。

麥國風議員：

即不是公開說的？即是你說“said that”，我擔心會不會是公開，還是在你私人……

主席：

不需要解釋了，清楚了，因為那一段是指那個通話的。你繼續問吧。

麥國風議員：

嗯。

鍾尚志教授：

即是她說沒事，她是這方面的……是她的專長來的。

麥國風議員：

沒有問題了。接着第8段“The Faculty’s View on Action”。很多教授提了很多意見，其中一個教授在(i)那裏說：“to suggest to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set up control measures and surveillance”，以及還有在(a)那裏：“the Faculty could issue serious warning to the community”，接着有另外一位教授在羅馬數目字(ii)那裏：“One possibility was to work through the Honourable C.H. Tung”——即董建華先生。你們當時醫學院提了這麼多意見，但你最終在第9段有一個總結，但其他的意見是沒有被接納，似乎就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做了。因為你在第9段的總結是，將會……認同要做以下的事情，就是這樣罷了。但卻沒有說到會不會和董先生傾談，或者建議衛生署加強監察這類東西，以及要“issue serious warning”，這些有沒有做？

鍾尚志教授：

其實因為在那次討論中，亦有說到不想與政府對着幹。其實“issue warning”那些東西，其實已經做了，就是已經和勞永樂醫生……是醫學會的……以他醫學會……香港醫學會會長的名義，一起發出一些防疫的指引給社區的醫生，並且再向醫管局的主席反映事實的嚴重性，這個其實是做了的。

麥國風議員：

有沒有找董建華 —— 特首？

鍾尚志教授：

這個經……剛才你提到的那位教授提出，如果我們採取其他的措施都不成功，就可以用這個渠道。

麥國風議員：

我問最終有沒有找他？何時找他？

鍾尚志教授：

我個人沒有找過董先生。

麥國風議員：

以你所知那位教授呢？

鍾尚志教授：

這個我後來沒有再跟進。

麥國風議員：

同一column的最後那段，“The Dean agreed with某位教授that he should act fast; if not, he would be negligent.”，會否介意說一說這點，即如果你不做，便會是疏忽，這裏是怎樣的？我不太……讓我瞭解多一點，可以嗎？

鍾尚志教授：

你指第6頁第3段？

麥國風議員：

是，是，第6頁第3段，“The Dean —— 即是你 —— agreed with Professor某某that he should act fast; —— 是不是“he”所指的就是你 —— if not, he would be negligent.”

鍾尚志教授：

是的。

麥國風議員：

是指你嗎？那位教授是指你？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作為一個……別說是醫學院院長，即使是一個醫生，如果看見有這樣大的災難來臨時，如果不“出聲”、不做事，實在是愧對天地。

麥國風議員：

那麼，“he would be negligent”，即是說你……應該直譯就是“你是疏忽”？

鍾尚志教授：

對，疏忽了我當醫生的責任。

麥國風議員：

即是，應該是Dean，不是醫生，對嗎？

鍾尚志教授：

嗯……

麥國風議員：

按道理，當時那位教授所說的是，你作為院長，你需要“快快手”做事，否則你便是疏忽了。我想，這位教授不應該……是否說廣東話？似乎他應該是說英文的。

鍾尚志教授：

我想他……當時Professor CAMERON跟我說時，他是說我們有一個責任要把這個訊息告訴社區、告訴市民，尤其是……因為當時討論的重點集中於社區的醫生繼續受感染。

麥國風議員：

嗯，其實那位教授 —— 因為你說你認同他的 —— 那位教授說你應該快點做，其實你……其實他期望你快點做甚麼工作？

鍾尚志教授：

其實當時的討論 —— 麥議員 —— 就是說“好了，我們要做這種事、做這種事，如果再繼續拖拖拉拉，又怎樣呢？是否有一個……是否需要set一個timeframe？”

麥國風議員：

on甚麼？on甚麼？timeframe on甚麼？

鍾尚志教授：

即是說，如果我們和……譬如說，跟梁智鴻主席再討論，也真是不得要領時，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麥國風議員：

OK。我想你看一看Dr LYON的證人陳述書，double……我們的文件 —— W48(C)。

主席：

你等一會，待證人慢慢翻出來。

麥國風議員：

Dr Donald LYON。

鍾尚志教授：

你說的number是……

麥國風議員：

……W……

主席：

48C。

麥國風議員：

48(C)。

鍾尚志教授：

是。

麥國風議員：

最後那頁，最後那句 —— “I believe these measure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control of the SARS outbreak at PWH.”，你是否認同？

鍾尚志教授：

我要看完他所說的是甚麼才行，你給我一點時間吧。

主席：

麥議員，也許你再問一次你的問題，好嗎？

麥國風議員：

最.....即是Dr LYON他這份證人陳述書的最後一句，其實我上次也問過Dr LYON，關於“rapid control of the SARS outbreak at PWH”，是否一個“rapid control”呢？其實我主要是關於所謂“rapid”。

主席：

即是那份陳述書第.....即最後那行。

鍾尚志教授：

即是否同意最後那句話？

主席：

對，沒錯。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SARS是一個全新的傳染病，在爆發的初期，在威爾斯亦有很多同事在同一時間受到感染。在疫症的初期，可以說是一個霧裏行軍的情況，Dr LYON和他所帶領的infection control team完全是用一個摸索……要摸索怎樣控制這麼新的感染，他如果說“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來控制這個SARS，我覺得並沒有言過其實，說得非常中肯，我覺得他——Dr LYON——是一名老實人，其實他做了很多工夫，很多功勞他卻沒有領，因為他由疫症的初期，所有有關如何防疫的指引都是他制訂的，還有按照情況的轉變，有時每天有一、兩次的檢討，不斷更改，改了之後，其實這些指引在其他醫院也一直採用。

麥國風議員：

主席，我想……其實我只想問“rapid”這個字，我不知道證人可否再對我說清楚，是否一個“rapid”跟“control”不同？控制就是控制，但現在他說的是“rapid”。

鍾尚志教授：

你的意思是……

麥國風議員：

他說“rapid control”，我不知道你如何演繹“rapid control”？

鍾尚志教授：

呀……因為這個SARS的感染性這樣高，還有一點，也是我們事後才知道的，就是如果在一個環境中，那個病毒的含量高的時候，對員工構成的危險也是非常大的。在控制時也因為……其實Dr LYON也有提到的，就是客觀環境的限制，有很多事情我們盡量做到最好，但是，當然我們希望的，是全部員工都沒有感染，這是主觀意願。

麥國風議員：

主席，倒不如……證人直接回答我，他是否認同“rapid”……

主席：

.....麥議員，實際上他在較早前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他說他覺得最後這一句的說話並沒有言過其實的。

麥國風議員：

OK，返回你的證人.....教授的證人陳述書的15那處 —— “By 19th March 2003, we we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we had instituted were adequate.”，其實當時你有沒有跟Dr LYON討論過？或者Dr LYON怎樣說 —— 當時在19日的時候？因為他主要是一名.....你知道他是ICO，對嗎？

鍾尚志教授：

是，我知道。

我.....在說.....你可否提示我，是哪一段？

麥國風議員：

15段，你的證人陳述書第4頁。

主席：

第15。

鍾尚志教授：

是的，這裏.....這裏，其實我說的是，我們想觀察，看看能否觀察出一個second wave的意思。

麥國風議員：

但你好像不是.....你說的是“究竟我們的感染控制措施，現時做.....之前做的是否足夠？”

鍾尚志教授：

因為如果.....

麥國風議員：

.....依照你所說的英文，就是這樣。

鍾尚志教授：

若做得足夠，那麼second wave會很小的，表示能夠控制，如果做得不足夠，便會有一個比較大的second wave，那我們便要再考慮了。

主席：

麥議員，字面的意思是指沒有足.....“desperate”是指“in need of information”，而不是問後面的問題是否“adequate”，所以是指資訊不足夠，而不是質疑measure是否“adequate”。

鍾尚志教授：

即是.....

麥國風議員：

我想瞭解一下，關於你和陳太在19日的對話，你在早前回答勞永樂議員時，你說：“陳太叫我不用擔心”，其實，你有沒有跟她辯論過，你是很擔心的，“拗”過“我很擔心”，雖然最終如果根據陳太所述，你最終是灑淚了。

鍾尚志教授：

這一點我也要更正的。

麥國風議員：

她有提到。

鍾尚志教授：

我沒有.....在通那個電話時，我就.....哎，“男人老狗”，哭甚麼！當時，其實通那個電話時，在場的還有霍泰輝，還有我的秘書，我想是陳太.....可能把我的憤怒和哭泣混淆了，因為隔着電話。

麥國風議員：

嗯，主席，我不認同“男人老狗”不可以哭的。

主席：

我想議員不需要繼續討論這句話。

麥國風議員：

另外，不，我想問你有沒有跟她“拗”過？有沒有……

鍾尚志教授：

有。

麥國風議員：

即是爭辯得很嚴重、很激烈。

鍾尚志教授：

有，整個電話都是在爭辯。

麥國風議員：

爭辯。她沒有罵你？

鍾尚志教授：

沒有。

麥國風議員：

你有沒有罵她？

鍾尚志教授：

沒有。

麥國風議員：

沒有，我記得，那麼，你說……

鍾尚志教授：

.....即是.....說的她都不聽。

麥國風議員：

態度怎樣，陳太？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她是在“耍”我。

麥國風議員：

喔，我不是太明白，何謂“耍”？即是“evasive”？英文是不是“避”？是否像耍太極般避，可避則避？

鍾尚志教授：

太極？

麥國風議員：

太極高手。

鍾尚志教授：

即是說.....

主席：

大家還要.....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是不得要領，在說了之後。

麥國風議員：

不得要領，即是你說過的就是你的message進不了去.....

鍾尚志教授：

.....是，即不得要領。

麥國風議員：

不得要領。接下來你又對勞永樂議員說，病人說DH.....不，你說：“病人說衛生署沒找着他”，你何以見得.....究竟你是以第一身，還是以第三身敘述病人這番話.....

鍾尚志教授：

這是以第一身的，因為在初期的時候，那些入院的病人，我也有上病房親自問他們，“入院是.....那些.....接觸過的.....即是contact，有沒有.....衛生署有沒有找過你？”那些人對我說沒有。

麥國風議員：

第一身？

鍾尚志教授：

第一身的。

麥國風議員：

行了。接下來到陳太提交的文件，我們的number是A133。鍾教授，是A133。

主席：

你等一會，我們要拿給.....

麥國風議員：

.....主要是.....我想教授也很熟悉的了，“Allegations made by Prof Sydney Chung”。

鍾尚志教授：

133。

麥國風議員：

是，即是陳太交給Patrick NIP，指你的allegations。

鍾尚志教授：

是。

麥國風議員：

陳太的第2頁，(C)——第3點(C)最後一句——“I understand from CP(NTE) that Prof Chung did not once raise questions on ou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即是你並沒有提過，對嗎？

鍾尚志教授：

區醫生也請了病假，我怎能跟他提呢？

麥國風議員：

有其他的，有一位蔡醫生頂替他嘛。

鍾尚志教授：

那是之後的事了……

麥國風議員：

……但是，我想瞭解，你是否沒有跟有關人士提過？但是，主要……其實我的問題是，黃子惠教授，你有沒有跟他提過，或者跟有關衛生署的人員提過？

鍾尚志教授：

這一點，你要問黃教授才行。

麥國風議員：

但是，你個人卻沒有跟衛生署的官員提過，對嗎？未必是CP(NTE)s，但是，他是有人代替的。

鍾尚志教授：

有幾次開會，簡直沒有衛生署的人來。

麥國風議員：

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有沒有提過呢？我不理會……

鍾尚志教授：

.....他沒有來開會，我怎能向他提出呢？

麥國風議員：

OK，接下來.....

鍾尚志教授：

.....其實在急切想要那second wave的information時，剛剛很不幸，是區醫生病倒的那段時間。

主席：

他回答了您，即是沒有提過，因為.....

麥國風議員：

.....我想瞭解清楚究竟.....因為他曾請黃子惠教授.....

鍾尚志教授：

.....我又會向馮康提出，說“這樣不行”。

麥國風議員：

嗯。

鍾尚志教授：

那才會引伸到我們自己中大搞研究的護士回來幫忙這一段。

麥國風議員：

嗯，接下來，陳太.....第4段了，最後那句，她說：“There was no disagreement on taking all possible measures to stop the outbreak.”，說的仍是19日的對話，她有沒有跟你這樣說：“我沒有不同意你”，因為她說拿着你傳真來的文件。

鍾尚志教授：

All possible measures就是包括了quarantine。

麥國風議員：

我知道，她有沒跟你說：“我會做的”？

鍾尚志教授：

沒有。

麥國風議員：

因為她說no disagreement，但是……

鍾尚志教授：

……那她就……

麥國風議員：

我沒有不……即是……我不知道你們兩人的對話是怎樣的，對嗎？如果照着說，就是“我不會不同意你所說的事情”。

鍾尚志教授：

那……她沒有說不同意，但是她有沒有做到呢？

麥國風議員：

喔……我就是不知道，我問你所知的……

鍾尚志教授：

……她……

麥國風議員：

……當時她怎樣跟你說？因為你要緊記，她是拿着你的fax，即傳真的信——她說，很清晰的。

鍾尚志教授：

是，因為我需要……我覺得她……我只管跟她說那些病例，一定會說得不清楚的，因為隔着電話，如果她真的要跟進，我一定要交出……譬如病人的身份證number、全名怎樣，以及把那些比較準確的資料給她的。你的問題是……

麥國風議員：

我只是想瞭解一下她這句說話，她說沒有disagreement，究竟當時是否可以有另一種說法，即她完全認同了你所提出的那3名病人，而且你所說的——你那封信，你說：“This condition is posing a severe threat to our community. I urge you to.....”

鍾尚志教授：

.....我不覺得是這樣，我不覺得是這樣。

麥國風議員：

喔。

鍾尚志教授：

我不覺得她同意我的論點。

麥國風議員：

主席，我只要瞭解這句，很重要的。應該.....似乎我暫時是最後發問的，我還想問一問關於楊永強局長在20日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跟員工們溝通，即是回答鄭家富議員的時候，說5分鐘的對話那裏，是不是20日？

鍾尚志教授：

對。

麥國風議員：

20日，你說你和局長走去坐車，好像是坐他的車.....

鍾尚志教授：

.....是等他的車來。

麥國風議員：

等他的車，當時有沒有其他人在場，聽到你跟局長說關於有社區爆發的你的言論？

鍾尚志教授：

是有的。

麥國風議員：

誰人在場？

鍾尚志教授：

是尤太 —— Mrs Carrie YAU.....

麥國風議員：

.....Carrie YAU.....

鍾尚志教授：

.....陪着我們的。其實在楊局長離開之後，在尤太的車還沒來時，我也跟她談了一段時間。

麥國風議員：

你與尤曾家麗女士繼續談爆發的問題？

鍾尚志教授：

是。

麥國風議員：

除了尤太以外，是否有其他人在場，聽到你說社區已經爆發了？

鍾尚志教授：

其他的.....我只記得尤太。

麥國風議員：

沒有印象，還是你不記得？

鍾尚志教授：

可能沒有，因為只是尤太陪伴他來。

麥國風議員：

我知道。你不記得，還是……

鍾尚志教授：

可能沒有其他人。

麥國風議員：

但起碼有尤曾家麗女士在場。如你記得的話，可否告知，你當時怎樣與局長說一句語重深長的說話？哪一句最語重深長呢？

鍾尚志教授：

我跟尤太說，是希望她能再幫忙為我們說話。

麥國風議員：

我想聽聽你與楊永強局長說的話，因為你與尤太的對話我們未必可以對證，但你與楊永強局長的對話，因尤太在場，我們將來便可以對證。

鍾尚志教授：

我是反覆跟他說，希望他正視社區的問題。

麥國風議員：

正視，抑或你說社區已經爆發？雖然你在17日已經對着傳媒……雖然是“男人老狗”，當時也落淚了，對嗎？

鍾尚志教授：

不是的，因戴上口罩會壓着淚腺。

主席：

麥議員，請具體一點，你想問的是關於些甚麼？

麥國風議員：

我主要希望聽一聽當時.....因他說正視，究竟你當時是否清楚告知楊永強局長社區已經爆發？

主席：

剛才教授答鄭議員時，對於爆發抑或傳染這些字眼，他的記憶不是太清楚。大家要明白，這交談距今大約11個月的時間，要求證人以具體字眼作證，要求可能是太高了。

麥國風議員：

沒有問題。他記得也不出奇，因為他對很多事都很深刻。

鍾尚志教授：

記得與他提及當時的情況，希望他正視。

麥國風議員：

是否介意再談你請尤曾家麗女士再三幫忙些甚麼？

鍾尚志教授：

因局長的車子接他離去後，而尤太的車子未到，我還有一段時間與尤太繼續談在社區傳播的病有多嚴重，有很多同事的家人都受到感染，contact tracing不足夠，我記得曾跟尤太說這些。

麥國風議員：

即你反映了衛生署的追蹤不足夠的問題？

鍾尚志教授：

切實說了多少的細節，我已不太記得。

麥國風議員：

這是暫時最後的問題。

主席：

麥議員，我希望不是暫時，如你有問題，便提問吧。因下午未必繼續開會，如今天可以結束便結束，好嗎？

麥國風議員：

我想問，陳太有封A133的信，就你的allegation，是否可以說是指控，或者指責吧.....其實兩方面，兩個部門，你們不是政府部門，但是一個資助機構的部門，兩個部門雙方面信來信往，溝通方面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主席：

麥議員，你問的是SARS專家委員會的書信來往，你究竟問何時的書信來往，問的是甚麼關係？

麥國風議員：

陳太回覆SARS專家委員會的一封信。

主席：

沒錯。你的問題是甚麼？

麥國風議員：

大家到了高度的指責，我想問證人，他認為溝通上在哪方面出現了問題？

主席：

麥議員，你問的現象是SARS後期的現象，與我們的研究沒有關係。

麥國風議員：

與爆發有關，如果溝通良好，便可控制爆發。

主席：

麥議員，你可否嘗試這樣問.....

麥國風議員：

請幫幫忙。

主席：

在爆發期間的溝通情況是怎樣呢？

麥國風議員：

對了。

鍾尚志教授：

如果這樣說……其實我給閣下的陳述書中已提到，在第4頁第1點，如果是溝通的問題，我覺得問題的禍因，是在1989年醫務衛生署分家時已種下禍因，因為防疫是衛生署的責任，但醫病是醫管局的範圍，這兩個機構在管理、文化都不大相同，今次傳染病在醫院中爆發，問題便是在這個鴻溝中，令到溝通資訊出了問題，我本人覺得，禍因是將衛生與醫療分家。

麥國風議員：

主席，可否容許我多問一個問題。因它是一間教學醫院，你是大學的院長，就這方面，你會指導、教導你的學生，尤其是在溝通方面，那麼你做了些甚麼呢？因你一直知道問題在1989年已出現。

主席：

麥議員，你的問題不是很具體，你問的是怎樣教學，怎樣教學生，與我們的研究有甚麼關係？

麥國風議員：

問題是要預防將來……善後。似乎與爆發不是有很大關係，但他作為院長，他是教學的，他教的是醫生，兩方面要溝通，醫管局與衛生署，一個治病……

主席：

對不起，麥議員，我覺得你的問題太空泛，談論的也與範圍相差頗遠。你是否還有其他問題需要提問呢？

麥國風議員：

沒有了，主席。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我們以往傳召的醫生證人對法例似乎不是太熟悉，但鍾教授從黃子惠教授那處得悉，衛生署署長有法定權力，知道法例所在。但證人當時的理解，是否衛生署署長可以獨立行使這權力；是否亦相信她可以獨立行使這權力，所以如果可以成功游說衛生署署長，即當時的署長，便可以有效地執行隔離？

主席：

鍾教授。

鍾尚志教授：

我明白到按法律的規定，權力在於衛生署署長，但我亦明白政府的架構，正如鄭議員所說，署長之上還有其他人，但如她有這權力，她會是關鍵人物。

何秀蘭議員：

鍾教授從哪個渠道明白衛生署署長之上還有其他“頂頭上司”，可能需要討論，是否在3月19日的電話談話中，署長說她本人有“頂頭上司”，她需要跟他商量、交代，還是這是整體、平時對公共行政的理解？

鍾尚志教授：

是平時的理解。

何秀蘭議員：

當時署長曾否告知鍾教授，其實在法例中，SARS這個病症並未納入附表，所以即使她有意進行隔離，也未必有權力執行隔離。在電話對話中，是否曾清楚告知？

鍾尚志教授：

沒有提及這些細節，沒有說這些。

何秀蘭議員：

當時署長給證人的感覺，是否她全部掌握得到，如果她相信有需要的話，她便可以進行隔離，只不過她未相信有此需要吧了。

鍾尚志教授：

我記得那對話並沒有提及這個層面，討論仍是在於到底是否有社區散播方面。

何秀蘭議員：

主席，其實10分鐘真的可以談到很多東西，既然鍾教授剛才說5分鐘也能談很多，在這10分鐘裏，其實是署長說得多些，還是教授說得多些？到底是誰在游說誰呢？是教授游說署長有爆發，抑或署長游說教授沒有爆發呢？

鍾尚志教授：

我記得她說的話比我多，我無法插嘴。

何秀蘭議員：

我們得悉沈祖堯醫生曾致電中山醫院，探問一些廣州當時的情況。

主席：

他沒有說中山醫院，他是說內地的同僚。

何秀蘭議員：

是，是。而梁秉中教授亦有些資料可以當作是從非正式渠道得來，如證人不同意我用“非正式渠道”這字眼，請他澄清。

鍾尚志教授：

用“民間的渠道”吧。

何秀蘭議員：

是，民間的渠道。證人是否覺得這些從民間渠道得來的資料算是機密，還是國家機密？

鍾尚志教授：

不覺得。

何秀蘭議員：

當前衛生署署長告訴鍾教授說她有國家機密的時候，鍾教授當時的感覺——是否她從民間渠道取回來的資料，也未是最……全面圖像最真實的資料？

主席：

她當時有否說國家機密，鍾教授。

鍾尚志教授：

她沒有用過這字眼，我記得她對我說，她與大陸的衛生官員很相熟，可以取得一些 off the record 的資料。

何秀蘭議員：

因為……主席，很不幸，我們的文書用英文，但我相信當時鍾教授和前署長通電話時是用廣東話交談，所以有“泡製”這些字眼出現，而英文未能寫出來，鍾教授是否可以用廣東話詳細一點說說當時的對話是怎樣？

鍾尚志教授：

很可惜那個電話沒有錄音，已過了這麼久，你要我用回完全的語言，我相信未必記得百分之一百全對。但那個討論，我其實很想讓陳太知道，其實情況並非她想像中那麼理想，加上在社區有傳播，我們在勸諭那些有病的病人入院方面亦碰到困難，所以希望她做多些工作。

何秀蘭議員：

證人有否向陳太提及沈祖堯醫生和梁秉中教授從民間渠道取得的資料？

鍾尚志教授：

我也有對她說我們聽聞的並不是這樣，廣州仍然有問題，仍然有傳播。

何秀蘭議員：

當時前署長是否聽完了這些民間渠道的資料後，才對證人說她有從第二個渠道取回來的資料……

鍾尚志教授：

她告訴我她掌握到……她與大陸的官員非常熟，她知道那個，即取得一些資料。

何秀蘭議員：

我的理解就是，當時署長覺得她取得的資料較沈祖堯醫生和梁秉中教授的資料準確，是否這樣理解？

鍾尚志教授：

我不想猜測陳署長腦中所想的是甚麼，但她告訴我她掌握到大陸的資料。

何秀蘭議員：

當時證人會否懷疑或者覺得前署長的考慮已經超越公眾健康的考慮，即考慮的範圍多於公眾健康的範圍？

主席：

鍾教授，她在問你當時的判斷，即你的感覺，當時她考慮這個問題是否超過了純……

鍾尚志教授：

這我無法估計她心中所想，但我當時覺得，最強的感受就是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為何其他人都看不到呢。

何秀蘭議員：

因為鍾教授當時已經聽到一些從民間渠道取得的資料，以及在醫院裏也看到這些狀況。如果他用這些資料及在香港發生的實況都未能游說署長，那便有兩個可能，第一是署長的資料更加準確，較鍾教授當時提供的理解更加準確，雖然她未必會在電話中告知證人。

鍾尚志教授：

我也希望她是對的。

何秀蘭議員：

即你當時的信心並沒有動搖，對自己所掌握到的情況。

鍾尚志教授：

那些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主席：

不過剛才，何議員，在21日的會議紀錄，當中描述鍾教授沒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說話，但他在心底卻懷疑她是錯的。我這裏是用中文翻譯那會議紀錄的描述。

鍾尚志教授：

那個會議我們是用英文的。

主席：

是用英文的。

鍾尚志教授：

是的。即我們在醫學院……

主席：

會議紀錄是用英文的。

鍾尚志教授：

是的，是的，因為通常我們的會議，雖然是中文大學，但是……

主席：

哈哈！明白。

鍾尚志教授：

會議都是用英文。

何秀蘭議員：

主席。根據報道，談完電話後，鍾教授把電話也擲下，其實，如這不是事實，請鍾教授說出來。

主席：

有否擲電話？鍾教授。

鍾尚志教授：

這是事實，亦有證人。

何秀蘭議員：

其實那電話的對話有否正正式式地完結，抑或中段已談不下去？

鍾尚志教授：

完結的了，因談不下去。

主席：

你是在“收線”後才擲電話，抑或未“收線”便擲電話？

鍾尚志教授：

“收線”後才擲。

何秀蘭議員：

那陳太的最後結論其實是甚麼呢？在電話中的最後結論。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那個電話是不得要領，最後的結論都是有任何事情便繼續聯繫、保持聯絡那些空泛說話。

何秀蘭議員：

但保持繼續聯繫之前的結論是甚麼呢？

鍾尚志教授：

是沒有結論的，即……無法談下去。

何秀蘭議員：

主席，剛才證人提及當他告訴陳太有醫院同事不肯留在醫院時，陳太便說，指出那人是誰，好“泡製”他，“泡製”這字眼當時是很輕鬆地說，抑或是很嚴厲、正式地說，整個對話，大家的態度是怎樣？即……

鍾尚志教授：

整個電話，陳太給我的印象都是很輕描淡寫，我想她“泡製”的意思並不是說有甚麼實際的行動，即我幫你……是輕描淡寫的說法。

何秀蘭議員：

起碼對方不是很嚴肅地處理這個對話。

鍾尚志教授：

我不敢說她很不嚴肅，不過她說得真的比較輕描淡寫一點。

何秀蘭議員：

主席。另外我也想澄清一點，證人剛才提及局長在電話中向他表示證人在3月17日向公眾發放的資訊會引起公眾恐慌。這個電話是否指3月18日的電話？

鍾尚志教授：

是。

何秀蘭議員：

這個電話有否令證人覺得，既然局長也是這樣的態度，以擔心引起公眾恐慌去量度應否發放資訊，所以3月19日的時候便覺得對署長說有多些便可能可以游說得到？

鍾尚志教授：

Sorry，我不是很掌握到你想……

何秀蘭議員：

即是當局長在3月18日用是否引起公眾恐慌來量度應不應該發放資訊，那麼，會不會因為局長這個回應而令證人覺得，不如在3月19日跟署長說會更加有效，因為她可能獨立行使這個隔離的權力？

主席：

或者鍾教授，你較早前已經說過幾次為甚麼打這個電話給陳太太了……

鍾尚志教授：

是。

主席：

剛才何秀蘭議員問：在3月18日的通話，會不會是構成你在3月19日打電話給陳太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鍾尚志教授：

也不是的，我想楊醫生.....如果我回看我那時候的.....即早期的筆記，他是說醫學院的院長有公信力，出來說的東西應該要小心，那時候，即早期我做的筆記就是這樣。我不覺得.....即是我覺得我們要.....整件事我一直都在嘗試不同的渠道，譬如在醫院裏面跟高永文醫生說，跟何兆煒醫生說，楊局長亦是有來過醫院的，跟陳太說，跟楊局長說，我都是一直用盡我可以用的渠道，好像勞議員等那些渠道，我都是希望大家對這件事關注。

主席：

你的意思是19日與陳.....即前署長的聯絡都是渠道之一，而至於18日的那個電話與這個.....

鍾尚志教授：

沒有關係。

主席：

.....沒有關係？

鍾尚志教授：

沒有關係。

何秀蘭議員：

好了，主席，最後的部分是在證人給我們.....在11月25日給我們的文書中的第3頁第1行那裏，他說“*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official line appeared to be one of reassurance to the public*”。這個官方的取態，或者待證人先找到那段再說。

鍾尚志教授：

你是說我給陳.....

何秀蘭議員：

11月25日給主席的文書的第3頁第1行。

主席：

第幾段？

何秀蘭議員：

第3頁的第1段。

主席：

U3。

鍾尚志教授：

第3頁第1段？

何秀蘭議員：

是的，是的，那個“official line”。我就是想問這個官方的取態，其實對證人來說，是哪些官員、哪幾位官員，是不是在公開還是私下，還是工作上的接觸，令到證人有這個感覺呢？

鍾尚志教授：

因為我們在前線看到的形勢，比政府公布出來、甚至傳媒所報道的，都是比較嚴峻一些。那便反映出，政府出來對公眾說的事情，與我們在前線所看到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何秀蘭議員：

除了官方面對公眾的表現外，從工作上的接觸或者私下的接觸，又有沒有給證人這種感覺呢？……或者強化、強化了這個感覺？

鍾尚志教授：

如果說疫症初期的10天，在前線的感覺就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

主席：

何議員，你想問甚麼問題？你想問他這個感覺的由來是哪裏，對不對？

何秀蘭議員：

是，是的。即是.....

主席：

你在自己的問題之中都已回答了你自己的問題，就是一些報道、公布等等，你還想問甚麼呢？

何秀蘭議員：

就是除了這些公開的、向公眾發放的言論之外，在工作上的接觸，譬如他們開會、送去停車場、電話、私下的接觸.....

主席：

但是你剛才描述的那點，是在送去停車場之前所發生的事。“At this point of time”是指在17日之前。

何秀蘭議員：

3月14日，即是局長去到威院探訪的時候，即是在這些接觸，傳媒未必可以全部報道出來的接觸中，是否亦有些表現令到證人覺得官方是要淡化，是要向公眾保證沒事的呢？

主席：

鍾教授，問題是當你在這份文件寫“this point of time”，是指14日至17日之間，除了公眾的資訊，還有沒有其他工作上的接觸，他令你有這個感覺？

鍾尚志教授：

如果說工作上的接觸的.....如果遲遲都不肯關威爾斯的急症室，這個都是.....我不知道那個考慮是否屬於其中一點。從公眾發.....發放給公眾的那些資訊，在前線看到的與呈報到後方的，可能還有一些時間的差距。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已問完了我的問題。

主席：

謝謝你。鄭家富議員。

各位委員，我想提醒，現在是12時半，我覺得似乎絕大部分問題我們都已問過了，所以如果能夠在1點鐘之前完成這個研訊，我相信那便最好了。希望大家有些甚麼需要補充的，便盡量集中和簡短。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可以的，主席。我想我的問題只需“幾個字”。

主席：

“幾個字”？你問幾個“字”？

鄭家富議員：

我想是問5至10分鐘，主席。

鍾教授，我想澄清幾點而已。第一，在你剛才的口供和你給我們的U3這份，今天這封信已不停地說到了，裏面其中有一個結論，你是說因為衛生署和醫管局的.....你剛才的用語是那個制度的鴻溝，類似.....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即是不同，文化不同，形成了反應緩慢.....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即是去面對這個問題時。再加上你在.....也請你一起，大家都來看一看，剛才U3這份Appendix裏面，即會議紀錄Appendix 12，第4頁，你說到.....就是最後兩行，這段其實是說衛生署做得不夠快，你用.....

主席：

不過，提醒一下鄭議員，在座的人沒有這份文件。

鄭家富議員：

明白，不如我讀出來.....

主席：

不如簡單來說，因為你的描述有少許與文件不太相同。那個文字的描述是“Even i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not seen to be doing its work properly or fast enough”，他不是說它做得不夠，他說的是“even if”的情況。

鄭家富議員：

多謝主席，或者我很快地問我的問題，因為我的問題重點不在這裏，我的問題重點會一直一直.....

鍾尚志教授：

你是說哪一份文件？

主席：

會議紀錄。

鍾尚志教授：

是。

鄭家富議員：

會議紀錄第4頁。

鍾尚志教授：

第4頁？

鄭家富議員：

是的，是的，是的。你今天一直給我們的口供、印象和陳述，都是說其實衛生署都……其實因為與醫管局的制度不同，89年分家之後，以致可能因為大家做事不同、文化不同，面對今次SARS的反應，亦因為這樣而可能緩慢了。在minute這裏，你們的字眼是用“Recognition must be given for the good intentions behind the actions”，你可不可以澄清這個“good intentions”是甚麼“good intentions”？你的理解，在會議上你作為一個chairman，用一個這樣的字眼。

鍾尚志教授：

即是衛生署都有做它的工作。

鄭家富議員：

即是……

主席：

不過，鍾教授，你怨怪我，我看文字上的意思是指“it might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contradict the Department or slight its work. Recognition must be given for the good intentions behind the actions”，這個應該是指衛生署的actions呢，抑或是指Faculty想去公開那些資料的那個action呢？這裏是不清楚的，或者你試試去描述一下你所說的actions是指哪一方的actions？

鍾尚志教授：

衛生署的actions。

主席：

OK。

鄭家富議員：

是了，即是你覺得衛生署的這個actions，即是你印象中在當天的會議，大家都還是希望給衛生署一點……就算它做得慢……

主席：

對不起，我都是要再更正，就算它“被視為”是……

鄭家富議員：

“被視為”是做得慢，對了，大家都還是要給它……

鍾尚志教授：

不，那時候……

鄭家富議員：

關於“good intentions”，可不可以多說一點點？

鍾尚志教授：

那時候大家的取向都是很關心疫症在社會爆發了之後，如果真的萬一會爆發的時候，影響會是怎麼樣，我們怎樣去控制，醫學院有些甚麼事情可以做。那個焦點並不是說……那就是覺得在那段時間是不應該出來“踩”衛生署的，因為“踩”了它之後，那影響會更壞。

鄭家富議員：

這個“good intentions”又是否包括你覺得……即當時你的印象，是否包括其實不想令到公眾恐慌？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好像我剛才所說，我自己覺得最能夠令到公眾不恐慌，便是把資料透明。我們也不想看到有公眾恐慌這個情況出現，所以也都決定在那段時間不應該出來批評衛生署做得好不好，而是相信事件的真相最後都是會水落石出的。

鄭家富議員：

請你，鍾教授，再看看前一頁，第3頁，剛才同事也有問過這一段，就是第4段“General Concern”裏面的第2段，其中你用了……即是那個minute，即是那個會議的紀錄用了“misled by recent official statements”的“misled”這個字。很明顯，當時院方，你們的討論就是大家都覺得你的關心……因為這裏說的是你的憂慮，是覺得政府某情況上有一些公眾的聲明會誤導市民，是不是？

鍾尚志教授：

因為……如果我記得，當時是有過一些政府的聲明，是說兩個星期內便有把握控制疫情，可是我們的教授覺得可能未必會做得到。

鄭家富議員：

那換言之，雖然你覺得反應緩慢是因為制度的問題，但如果有官員似乎是在這問題上誤導市民的話，可能那個影響和這種誤導背後的理念，可能更……你現在回看，其實問題是更加嚴重的。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那時候的討論並沒有說官員是刻意去誤導公眾的。

主席：

鍾教授，你沒有回答鄭議員的問題。他的問題是問，當然這是稍為假設性的，就是問如果有這些誤導，是否會導致市民或者防備不足夠，所以令到爆發會更加嚴重呢？當時——這是問你當時那個會議上討論的氣氛，和當時的表達是否有這個意思呢？

鍾尚志教授：

那時候我們是很關心會不會有爆發這個問題。如果市民的警覺性高些的話，肯定是對控制疫情有幫助，因為始終這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如果能夠減輕受到感染的人，即有傳染力的人與沒有免疫力的人的接觸，或者當那病人染了病的時候快些隔離，這便肯定可以減低爆發的嚴重性。

鄭家富議員：

即是換言之，可不可以這樣說，雖然你有提到，譬如說制度上的不同導致衛生署反應緩慢，這是制度的問題，制度、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有部分官員，他在背後有一種.....就算你們認為也是一種好的意圖，不過問題都是這令到公眾不瞭解疫情，這種背後的理念其實比制度的不妥當，甚至令疫情爆發的問題的因果更大呢.....

主席：

鄭議員，因為你剛才的結論包含的元素有六、七點這麼多，你要求證人去同意你的說法，似乎不是很公平。因為在你這麼多點裏面，你想證人同意你的哪一點，你具體去說。

鄭家富議員：

同意制度的不同，令致衛生署因為面對疫情反應緩慢，在比例上，比起有官員在這個問題上誤導公眾，而導致爆發的那個因果，其實誤導是更加嚴重的。即是誤導這個背後的理念，是導致爆發更加嚴重.....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那個因果的關係反而可能是.....因為如果衛生署不能夠掌握到最.....嗯.....應該怎麼說呢.....即是最in time，即是如果衛生署不能夠掌握到最貼緊時限，即是最新鮮的資料，那末那些決策也無從有一個.....很合邏輯吧。即如果衛生署不能夠把前線看到的資料快些收集好、整理好，然後呈上去的話，決策階層方面都是會被誤導了的。

主席：

鍾教授，我相信鄭議員那個問題是問：有官員，即根據這裏的描述，即那些公開的所謂“official statements”的誤導所導致的疫情的嚴重性，這影響是不是大於你較早時描述的那個鴻溝，即是醫管局與衛生署的鴻溝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哪一個較大呢？當然，這個是你的判斷。

鍾尚志教授：

其實整件事，SARS整件事的關鍵，就是quarantine，整件事的關鍵就是何時才立例真正把那些病人隔離，而不要等到有傳染性的病人與沒有免疫力的人接觸，這才是整件事的關係。這件事越早做，那個疫症的爆發便會越小。其實，黃子惠教授都做了一些統計學的模擬計算，就是如果早10天.....如果早10天實施隔離令，社區的爆發便會減低八成，那末在社區的傳染便可能與新加坡的數字相似了。

主席：

鄭議員，雖然他沒有直接回答你的問題，不過也間接回答了你。

鄭家富議員：

好的，謝謝鍾教授。我想說回剛才你說到你和局長在電話傾談——即3月18日局長說到你要這樣說，譬如說“社區爆發，你說的這種論調是會有人信的”這幾個字。我想問當時你聽到這樣的.....局長這樣的說法，你覺得他是不相信你所說的話，還是覺得他相信你說的話，不過他不想你作為院長，這樣告訴公眾。

鍾尚志教授：

局長當時的論據是，他看到.....一直有監控非典型肺炎在社區的數字，他看到是沒有增加的。我當時覺得這是一種新的病，是.....老實說，我行醫那麼久，也沒有見過來勢那麼洶、傳染性那麼強，而那麼快便令到一些甚至是年青的、力壯的、以前沒有任何其他病痛的人，都很快受到生命的危害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以前未見過的傳染病。

鄭家富議員：

即是說他的資料令他不相信你所說的話，對嗎？

鍾尚志教授：

對，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把握的資料跟我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鄭家富議員：

而你在那對話 —— 在3月18日的對話中，亦都沒有辦法說服到他相信你一個這樣的分析，以及對疫情爆發的憂慮。

鍾尚志教授：

是的。其實到了3月20日，我們叫何兆煒醫生到來，幾個同事跟他說了一個多鐘頭，他看到醫院的數目字後，才覺得是的，真的有社區的問題。

鄭家富議員：

你說的是何兆煒醫生……

鍾尚志教授：

是的……

鄭家富議員：

……還是楊局長？

鍾尚志教授：

因為3月20日，接着便……那天晚上，我們醫院透過馮康醫生要求何兆煒醫生到來。

鄭家富議員：

你現在說的是何兆煒醫生相信，但楊局長都依然……

鍾尚志教授：

何兆煒醫生來到後都……他說希望黃子惠教授、馮康、雷兆輝幾位真的慢慢向他解釋醫院在前線見到的情況是怎樣，但他說他要慢慢“嚟”清楚那些數目字。

鄭家富議員：

那麼，你剛才回答我們的同事時，其中的口供說“急驚風遇着慢郎中”，接着這些“慢慢‘嚟’這些數字”，那麼，局長是否其中一個你覺得“慢郎中”的一個呢？

鍾尚志教授：

我說的是整個政府。

鄭家富議員：

整個政府。那其中.....亦在這個問題上，包括局長。

鍾尚志教授：

我有一點想強調的，在前線那些見到的，跟在大後方見到的整個景象可能是不同的。前線指揮官永遠都是投訴參謀長不明白我們前線的苦況，這點我是理解的。

鄭家富議員：

你是理解的，謝謝。主要最後一個問題。教授，你覺得整件事，政府打這場仗，面對SARS，你.....整個過程，你覺得哪個是總指揮？政府。

鍾尚志教授：

應該是董先生。

鄭家富議員：

你覺得應該是董先生做總指揮。你在最困難的時候，說的是3月19日跟署長談完電話後，很不滿，又擲電話，接着你說剛才的重點應該是隔離的設施，似乎政府又不聽你說。如果你說董先生是一個最總指揮，那麼，當時為甚麼沒有直接找董先生對話？

鍾尚志教授：

董先生其實在14日也來過醫院，他亦明白到當時的情況。我覺得他應該知道，亦都是.....嗯.....他是關注這件事的。

鄭家富議員：

14日那次董先生來醫院，你有沒有跟他面對面表達你這個.....即剛才我一直在說的那些要求？

鍾尚志教授：

我剛才也說過，這件事是一直在發展的，14日他看到……董先生來到只看到醫院內有多嚴峻，社區爆發那些切實的數據，我們也是遲些時候才掌握到，不過一早便擔心有這個問題而已。

鄭家富議員：

即19日和20日跟局長談完那個問題之後，你們沒有再找董先生，為甚麼呢？

鍾尚志教授：

我們是沒有找他的。

鄭家富議員：

為甚麼呢？如果你覺得董先生是總指揮，而你對整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這麼“慢郎中”地處理，為甚麼你不找最高的總指揮，希望他能夠解決你們的困難？

鍾尚志教授：

我跟董先生又不是真的那麼相熟，亦覺得有些人微言輕。

鄭家富議員：

人微言輕。還有，你是否覺得你是受制於……即你講了給局長聽、講了給署長聽，你感覺到氣餒，你無計可施，是否這樣？

鍾尚志教授：

在整件事上，我又沒有試過感到氣餒。

鄭家富議員：

嗯。

主席：

你的最後問題問了好幾次了，還有沒有，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沒有了。

主席：

謝謝。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謝謝主席。我想問.....跟鍾教授說一說，便是剛才他說到前線見到的，跟報道出來的好像是.....那報道去到後方好像不是前線你們見到的那個，亦說到好像“急驚風遇着慢郎中”這一個問題。我想再問的是，當那個community physician，即區醫生，在你們醫院的層次見面的時候，即開會見面的時候，他是.....後來病了，沒有再來開會，那麼，在那個過程之中，你剛才也說到，有一段——我現在忘記了你是回答哪一位同事——好像覺得，他也不在場了，那怎麼辦？其實，你是否.....當時，大家都覺得，他在那個會上出現，便是代表了衛生署，而亦都是你們在.....覺得整個過程之中，衛生署是你們一個重要的對口？

鍾尚志教授：

沒錯，因為當時區醫生是代表衛生署的。在19日我們覺得他不能提供我們需要的資訊，我們便自己加強人力來做那些.....

梁劉柔芬議員：

Tracing。

鍾尚志教授：

.....流行病學的追尋方面的工作。亦經過20日晚跟何兆煒醫生再傾談過，告訴他.....向他反映這個問題，以及在社區傳播的問題，他再找了.....到了21日，有梁栢賢副署長，即比較高層的來到，我的感覺是，之後的contact tracing那些是快了的。

梁劉柔芬議員：

嗯。你剛才亦提到，黃子惠醫生都有做一些model statistics.....

鍾尚志教授：

對。

梁劉柔芬議員：

如果當時能夠早10天做到隔離政策，即quarantine，其實，按照統計估計，那數字都可以是控制了八成……

鍾尚志教授：

對。

梁劉柔芬議員：

即少了八成。在這個議題上，我想問一問你的看法，是否一步便要去到quarantine呢？抑或正如陳太所說，有足夠的contact tracing，即追蹤，而那追蹤是做得十分好的話，可能都是……即quarantine的一個前步，你們的看法是否這樣？抑或是contact tracing跟quarantine完全沒有關係，即使你有多好的tracing，都一定要做quarantine？

鍾尚志教授：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基於這個病的傳染性那麼高、後果那麼嚴重，我寧願“寧枉毋縱”。其實，醫學院有些資深教授亦提出應該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梁劉柔芬議員：

嗯。那麼，我想問一問，到了你跟陳太通電話那一天，或者過後幾天你回看，你覺得當時的contact tracing做得好不好？在那個所謂叫做傳理學……病理學上的傳染上來看，那個contact tracing是否一個十足的contact tracing？

鍾尚志教授：

我看到的則不是。

梁劉柔芬議員：

OK。我想問一問，就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角度來看，當天你有10分鐘——5分鐘至10分鐘——跟楊永強醫生在路程上說，亦把你的……表達了你的見解、你的看法，而你在談話中亦把你的擔憂盡量……可以說是完全告訴他。但是，你覺得他是聽到了，卻未必完全信服你所說的話。那麼，是否他……你覺得他是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想法，那麼，那個想法是已經定了型，是否這個意思？或者我轉一個……

鍾尚志教授：

他的理據是，非典型肺炎有很多不同的病源可以引起，亦有相當多的病例是找不到病源的。他看非典型肺炎在社區發生的個案，他看不到有增加。我想他的理據便是這樣。

梁劉柔芬議員：

楊醫生是否一個對傳染病……即有相當認知的一個人呢？

鍾尚志教授：

我相信他懂得的應該比我多。

梁劉柔芬議員：

OK。會不會懂得的比陳太多呢？

鍾尚志教授：

這個我無從判斷了。

梁劉柔芬議員：

OK。會不會是……我又想問，當時你有否覺得，即20日你和他傾談時，陳太已經把你早一晚跟她說的話——跟陳太在電話，跟……

鍾尚志教授：

這點我不知道。

梁劉柔芬議員：

OK。你覺得在20日，你和楊醫生傾談時……傾談完畢，你有否覺得，楊醫生的概念，關於這個疫症的情況，或多或少，他會較為相信陳太講的話抑或你的理論、你的見解呢？抑或其實他亦知道……

鍾尚志教授：

他沒有告訴我這些。

梁劉柔芬議員：

OK。對於你醫院當時一直到18日或者20日的過程之中，楊醫生都有自己到來，亦有跟你通過電話……

鍾尚志教授：

對。

梁劉柔芬議員：

即可否說他表示相當程度的關心，可否這樣說？

鍾尚志教授：

我覺得他也高度關注這件事。

梁劉柔芬議員：

高度關注。但是，如果他高度關注，那麼，他又在哪裏……除了從你或其他醫院的前線人員拿到資料外，他應該還可以在哪裏拿到資料呢？

鍾尚志教授：

我都很明白，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東西。在我來說，我看到自己有些醫學生受到感染、有些同事受到感染，甚至那些同事的家人——有些年青的醫生回去後，傳染到他的爸爸媽媽，這些我看得到的，這個是我看到的片面。如果真的要完全掌握整個疫情，其實要有“一盤大數”出來的，全面看看到底是不是一個所謂anecdotal——我告訴楊局長的，只是我看到的片面而已，

應該有一個.....我覺得如果要在政策上做些事情，一定要看到一個宏觀些的整個大架構。我為甚麼這樣說呢？即使我們醫院內看到的社區感染，即使要說服何兆煒醫生也需要一段時間，即幾個同事慢慢向他解釋，哪個傳染給哪個，哪個又傳染給哪個。他用心聽了我們解釋，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說服他。我相信，在決策上需要完全掌握這些資訊，是在流行病學方面，在衛生署方面應該做到描繪這個大的圖畫。

梁劉柔芬議員：

為甚麼我會追問那麼多問題呢？因為除非.....楊醫生作為政策.....決策局局長，他不關心；如果關心，他應該要關心全面，即他應該在20日那天聽完你說的5分鐘至10分鐘的說話，他應該高度關注，除非.....

鍾尚志教授：

我想他未.....

梁劉柔芬議員：

未掌握到？

鍾尚志教授：

未聽我說之前，都應該是高度關注的了。他都有.....

梁劉柔芬議員：

OK。他應該即時作出一些你想要他做的一些方案或者怎樣，但為甚麼他沒有呢？會不會是他認為他能夠經那個正確途徑，我不知道是甚麼途徑.....

主席：

梁太，不要在.....問證人一起去.....

梁劉柔芬議員：

不，不，不.....

主席：

.....猜度背後的事。或者你具體問問題吧。

梁劉柔芬議員：

我想知道，會否因為他有甚麼其他途徑，又或者證人鍾教授，你知不知道他.....照你所熟知的制度內，他曾經甚麼途徑拿到的資料，而他相信那些資料多過聽一個前線——尤其是你那麼重要的位置的人所講的話呢？

鍾尚志教授：

嗯.....我真的無從猜測.....我現在不.....我沒有辦法知道楊局長手上把握了.....除了我告訴他之外，其他還有甚麼資料。

梁劉柔芬議員：

嗯。會不會是他在他的位置，他也要.....第一，是醫管局的資訊；第二，是衛生署的資訊，這兩個是他重要訊息的來源呢？

鍾尚志教授：

這點不如你問他自己吧。

梁劉柔芬議員：

OK，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現在是1時，希望大家不要重複，如果大家問的問題有重複，我會停止大家，好嗎？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

是，主席。教授，我想問一問，你跟楊永強醫生說了.....局長說，以你這樣的身份不應該出來說話。你當時有沒有後悔之前你說了這些話呢？

鍾尚志教授：

沒有。

陳國強議員：

我想問一問，如果是.....我們立法會在3月14日有人在衛生Panel上說要停止威爾斯所有服務。如果你覺得.....如果當時在3月14日政府接納了停止服務，威爾斯的疫情的爆發是否會沒有那麼嚴重呢？

鍾尚志教授：

如果停止了服務，不再收新症，我們在處理那個疫症時會比較多一些彈性。

陳國強議員：

那是否會少.....那個爆發性不會那麼多呢？

鍾尚志教授：

如果事後回看，是會的。

陳國強議員：

我還有一個問題。**SARS**過後，你放了一個很長的假期，在這個很長的假期中，很多人揣度你是被迫放假或者有壓力之下放假、不開心之下放假，是否有這種事？

鍾尚志教授：

壓力是肯定沒有的。放假的原因是因為我在**SARS**那段時間，由於不能離開香港，把其他很多要講學的、答應了人家的事都推遲了，所以想在該段時間做那些事而已。我可以很清楚地說，是沒有任何政治壓力要我人間蒸發的。

陳國強議員：

好，主席，我沒問題發問了。

主席：

麥國風議員。

麥國風議員：

鍾教授，你是否醫院管理局的董事局成員呢？

鍾尚志教授：

是。

麥國風議員：

其實，作為醫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員，你覺得你的角色……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有關爆發事宜，你有否盡力呢？

鍾尚志教授：

在各方面，我也覺得我是盡了力。

麥國風議員：

作為醫院管理局成員，你曾做過甚麼工作？

鍾尚志教授：

醫管局到了爆發的後期，也加強了很多會議和工作，我也有出席，亦有提供在前線能夠回饋給董事局的消息。

麥國風議員：

前期呢？前期 —— 由12日……3月12日開始呢？

主席：

麥議員，我不是很明白你的問題，你的問題是否說鍾教授在那段時間所做的工作，減除他作為醫學院院長……

麥國風議員：

……沒錯，沒錯……

主席：

……所要做的工作之外，他有否做一些作為……

麥國風議員：

.....作為醫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員.....

主席：

.....醫院管理局的委員的工作？

麥國風議員：

尤其是初期的，後期我知道是有的。初期呢？

鍾尚志教授：

醫管局的董事局也是到了後期才發力。

麥國風議員：

其實當初為何不和梁智鴻主席討論這個問題，而要由其他人士在.....應該在二十幾號討論.....應該在21日下午，才討論這問題呢？

鍾尚志教授：

你的意思是我為何不自己去找，卻要派3個副手去？

麥國風議員：

對的，沒錯。你是醫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員，這件事其實和醫院管理局是有很大密切關係的，以及你在證人陳述書內說到梁智鴻主席也認同很多事情，說會作出跟進的。

鍾尚志教授：

那時候，即在3月21日的會議時，討論是說鍾尚志也說了這麼多次了，不如讓其他人嘗試一下吧，或者較易入耳呢。

麥國風議員：

不，主席，我說的是他作為醫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員的角色。

鍾尚志教授：

麥議員，我相信你也理解到醫院管理局的董事會也是橡皮圖章。

麥國風議員：

OK，主席，我沒有其他問題。

主席：

鍾教授，我自己還有一個很簡短的，想澄清少許的，因為剛才有很多問題都是關於譬如隔離政策等，你記不記得——鍾教授——你是何時知道需要修改法例呢？大約是何時呢？

鍾尚志教授：

是對黃子惠教授說的——14日……3月14日。

主席：

是需要修改法例嗎？

鍾尚志教授：

因為有這個法例，是有法可依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invoke the law，就可以了。

主席：

沒錯，但剛才你的描述是要invoke the law，但那時候是需要修改法例，3月27日便修改法例，要將SARS的病列入名單內，要做這個動作，才可以invoke the law，這個知識是何時才知道呢？

鍾尚志教授：

這個應該是3月14日，黃子惠教授進來時，我直接問他，若需要執行檢疫時，有甚麼動作呢？他在會議中向我們解釋了。

主席：

他向大家解釋，是需要將一個病列入名單內，才可以invoke the law，還是說已經有權，連法例也不用修改，實際上只要……

鍾尚志教授：

.....細節上，我現在真的不很記得說得多深入的細節，但是，我只是問黃教授可否進行檢疫，他說法律上是有，可以做得到的。

主席：

你今天.....你今天的理解，你覺得當時是否真的有法例的權力呢？到今天 —— 3月14日。

鍾尚志教授：

怎樣的法律權力？即是說.....

主席：

.....或者簡單點，鍾教授，因為當時3月15日才有SARS的定義，3月27日的法例才把SARS列作法例的一部分，因為在這個病還沒列入法律內容中，是不能夠行使那個條例的權力去隔離病人，所以那個權力是3月27日才有的。

鍾尚志教授：

我明白，即是要加入了附表內才.....

主席：

.....對，沒錯。

鍾尚志教授：

我真的不是很記得我在3月14日所理解的細節，細節到甚麼階段，我當時的理解是，即是如果想做，是做得到的，是有辦法.....

主席：

.....你的意思是說在3月14日，你一直都是以為是可以立即做得到的，不需要修改法例也可做到，但是你連要不要修改法例.....

鍾尚志教授：

.....要加入附表內.....

主席：

當時是不知道的？

鍾尚志教授：

呀.....

主席：

或者簡單.....

鍾尚志教授：

.....我真的很不是記得很得，我是明白到要.....因為SARS的定義下不了的問題，但是，法律的細節我真是不.....很清楚。

主席：

當時是不知道法律的細節、程序，是不知道的？

鍾尚志教授：

直至黃子惠教授來說，是有Cap 161。

主席：

或者簡單來說，你當時是以為已經有法定的權力，是嗎？根據黃教授跟你說過之後，你覺得應該有這個權力的？

鍾尚志教授：

嗯，要行使這個權力的過程，真的需要跳過多少個step，那些我真的不知道。

主席：

但是，你相信已經有這個權力？

鍾尚志教授：

我只是知道，若署長想隔離那些人，她是有辦法做得到的。

主席：

OK。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想追問一、兩個關於剛才教授最後回答陳國……

主席：

……一個好嗎……

鄭家富議員：

……麥國風議員所說的橡皮圖章的問題。醫管局的董事局理論上應該是最高的權力架構，為何教授你會說董事局是橡皮圖章呢？

主席：

鄭家富議員，即是我只希望鍾教授可以簡短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若要去討論整個醫院管理局的管理階……委員會的責任，是會進行一個很長的討論，所以我只是想你很簡短的……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問一、兩個問題，便可以了。

鍾尚志教授：

因為……我為何有這個印象呢？其實是在中藥，不是，應該在醫管局內醫院使用那處，問題從那處引伸出來的，因為那時候局長也表示過，若醫管局不同意，可以用一個executive order的形式來做，便是董事局不同意，也要執行的。

鄭家富議員：

你這個橡皮圖章的說法，在整個醫管局的工作，特別在SARS面對的情況，你剛才也說過醫管局是到後期……即是管理局才發力，你可否亦談談你對醫管局最高權力架構這個董事局，在整個SARS疫症的問題上，是否也像是個橡皮圖章呢？……只是針對SARS這個問題。

鍾尚志教授：

這個我又不覺得是這樣的，因為梁智鴻醫生其實也——尤其是在何醫生病了之後——發揮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他自己是醫生，亦有從政經驗，所以他可以發揮到一個比較積極的作用。

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你要很短的。

梁劉柔芬議員：

是的，我只是想問一問剛才鍾教授所說，在20日那天晚上William HO到來，要幾個人花上一個多小時慢慢地向他解釋，還要他慢慢地“嚙”，即你說到……有一段你說到病人跟病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傳染……好像那裏都要慢慢地詳細向他解釋，是否這樣情況？

鍾尚志教授：

是。

梁劉柔芬議員：

即是說，他之前完全沒有掌握到這一個……好好地掌握到這個訊息。

鍾尚志教授：

不及我們在前線看得那麼清楚。

梁劉柔芬議員：

OK，好的。是否這一個訊息改變了他？呀，原來是那麼嚴峻的？

鍾尚志教授：

嗯，那天的情況是這樣的。何醫生到來，其實，當晚我們整個醫學院那些臨床教授都覺得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此才提出：“有甚麼辦法呢？”不如請何醫生到來，向他陳述一下，究竟那問

題有多嚴重。亦明白到何醫生與楊局長比較接近，希望有另一個渠道反映上去。於是便向馮康醫生說，“不如請何醫生到來，我們向他說清楚我們為何那麼擔心。”何醫生來到後便說，不如由幾個最熟悉這些數據的人向他說清楚，究竟為何我們這麼擔心，為何我們擔心社區的問題。到了.....那時候，我已經離開醫院了，但那天晚上，馮醫生致電給我，說他已經有辦法說服到.....即何醫生看過那些數據後，他覺得.....同意了我們的論點，他會吩咐衛生署加把勁，他亦說會找梁栢賢副署長。事實上，翌日梁栢賢便來到威爾斯。

沒錯，我覺得何醫生到來，花了一個多小時向他陳述之後，改變了他的觀點。

梁劉柔芬議員：

嗯，謝謝你。

主席：

好了，各位委員，我們也用了相當長的時間，現在是1時15分。我們非常多謝鍾教授出席今天的研訊。如果日後有需要，可能我們亦要找鍾教授幫忙也說不定。不過，今天便到此為止了。多謝你今天出席這個研訊。

各位委員，公開研訊這部分已完結了，我們要到C房總結今天的研訊。謝謝。

(研訊於下午1時18分結束)